

第五章 美國其他的廣播事業

胡母意

美國的國際廣播，不是一種獨佔或政府經營的事業，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受到國會援助或有政府參與，就可能使廣播成爲政黨工具，或遭政府控制。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前，國際廣播始終保持著民營的形態，形形色色。這些電台可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完全民營的電台，例如華特·李蒙擁有的電台（Walter Lemon's），簡稱WRUL，以及後來的一些地方電台；另一類是政府支持的電台，本章所要談的，也正是這種電台。

第一節 美軍電台（American Forces Radio & TV Service, AFRTS）

美軍電台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阿拉斯加的福得葛瑞里市開播，比美國之音還早了三個月。不久，陸軍部指示美軍電台負有兩項任務：第一是協助各軍營建立自己的電台，第二是利用短波，對海外駐軍廣播。一九四二年五月，軍中電台（Armed Forces Radio Service）便成立了。在二次大戰末期，據估計已經約有海外電台三百座，以短波向全球的美軍人員廣播。

戰後的和平，使電台數目在一九四九年減少至六十座。但是冷戰和韓戰升高了緊張情勢，繼

之而來的越戰，又再度增加電台的總數。一九六〇年代晚期，超過三百座的美軍電台，分佈在三十個國家和九個美國屬地。一九七〇年代，電台又再次減少，到一九八一年，只有將近一百座電台分佈在十五個國家中。但是在美軍電台四十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以短波廣播。

美軍電台始終不受美國新聞界注意，但是却有一個例外：一九六〇年代末和一九七〇年代初的時候，設在越南和歐洲的電台，時常受到軍中的新聞檢查，美軍電台華盛頓首府的總社，却能力敵軍事新聞局的干涉，使得在預算緊縮與反檢查制度的情況下，軍事新聞局（the Armed Forces News Bureau, AFNB）利用本身記者採訪新聞，經檢查再分配電台報導的情形，就無法存在了；所以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軍事新聞局已經成爲商業和公共電台原始新聞資料轉運站了。

毫無疑問的，美軍電台是爲在海外工作的美軍人員及其眷屬服務。但是大部分的電台所使用的發送機都是一千瓦，甚至少於一千瓦的電力，因此當地居民想收聽就十分困難。幾乎所有的節目資料都來自美國本土，不像美國之音能提供一些背景資料，讓外國人民也可以瞭解美國的生活和制度。而且，這些廣播也幾乎全用英語發音，節目主持人有時會順口說些俚語，更讓外人難以理解。

收聽率調查顯示，每年的外國聽衆人數成千上萬，至於國內電台收聽情形，也差不多有百分之四的成年人每週至少收聽一次，若是也將青少年列入調查，那麼收聽人數的比例會更高。海外電台甚至接到許多當地居民點歌或提供唱片的電話及信件，電台人員都感覺到這些人正是被深深

影響的潛在聽衆。

美軍電台的節目內容深深影響一個外國聽衆對它的看法，美軍電台就利用一天廿四小時不停的廣播，提供一些爲數不多，但却未經檢查的新聞報導，服務聽衆。廣告時間也都是穿插對美軍人員的宣導詞。它的節目內容包括音樂、宗教服務、美國本土和當地的新聞、當地的活動，以及當地美軍的休閒娛樂等，不過通常小電台都是轉播大電台的節目。

據說，外國聽衆比較願意相信美軍電台的消息，是因為他們認爲美國不會對自己的人民撒謊，同時美軍電台也和美國其他廣播公司一樣，是對美國人民廣播。顯而易見的，外國聽衆都希望能聽到具權威性和道地美國腔的播音，這使得美國軍中電台的音樂和娛樂消息，比美國外交政策還引人注意，外國人士也就經常由廣播樹立心目中美國的形象。

第二節 柏林佔領區的美國廣播電台 (Radio in the American Sector of Berlin, RIAS)

冷戰情勢升高，除了使美國軍事活動擴張外，也讓原本溫和的廣播事業遽然國際化。柏林的美國廣播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開播，是對柏林內美國佔領區的德人作有線廣播。自從一九四八年柏林被蘇俄佔領軍封鎖後，柏林佔領區的美國廣播更扮演了國際性角色，將聯合國反對柏林封鎖的決議，傳播給東西柏林和東德的人民。往後的十年，電台發展爲西歐的幾家大電台之一，並且擁有三個廣播網，分別以長、中、短波和調頻波段播出。

某些節目是爲西柏林人民播出的，但是有更多的節目則是服務東柏林和東德的人民。對農民、工人、宗教團體和共產黨員等，都有特定的節目；其他如各種古典、流行、爵士音樂，新聞、評論、知識性節目也都很多，尤其許多內容都在諷刺東德的共黨和蘇聯政權。總之，它是以滿足東德人民內心需求爲服務目標，正足以爲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的表率。

在一九六一年八月，柏林圍牆建築之前，東德和東柏林往來西柏林間比現在容易，因此許多東德和東柏林人民打電話或寄信到電台，甚至有部分人還會接受訪問，證實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東德成人每天收聽美國廣播電台的節目；他們表示，他們都依賴美國電台爲精神的支柱，延續文化，獲得共黨世界內部和外部的消息。

爲了提供所謂的內部消息，美國電台投資了相當大的時間、人力和物力，挖掘東德所發生的事情，大部分這些消息來自於監聽或閱讀東德的廣播和雜誌報紙，將所有資料整理搜集後，便於日後比較分析之用。並且也搜集了許多東歐共黨國家的情報，可以提供東德人民比較一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這些國家和他們自己的情形；那就是說，假若匈牙利有一群年輕人被准許有比東德人民更多的自由時，東德人民也可以藉此要求有相當的自由程度，因爲他們同樣都是共產黨員。像這種方式，稱爲交叉報導（cross-reporting），也被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採用。

自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建造後，就阻隔了美國電台獲知東德消息的許多來源，也等於是更加限制了美國居間調停東西方之間潛在武力衝突的意願。美國電台從未鼓勵以武力行動對抗東德政權，而只是透過節目，鼓舞工人、農民、青年向政權抗議、示威；就像一九五〇年某家工廠要重

換契約，美國電台便逐條比較新舊契約，告訴工人利弊得失，讓他們自己爭取最有利的情勢，但是柏林圍牆建築後，電台的政策也不得不做更改了。

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美國電台就放棄了嘲諷東德政權的節目政策，採取服務東德人民，做爲通往西方的橋樑的政策。讓東德人民知道西歐發生了些什麼事，尤其是同屬社會主義的瑞典，因爲對許多東德人來說，講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更讓他們熟悉而且感興趣。雖然美國電台是由美國政府資助，並受美國新聞總署監督，但是却很少報導有關美國國內的事務和文化，除非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一九六〇年代的新聞和節目政策更加强橋樑的功能，尤其當時包括東德人民，大家都非常關心經濟發展。

在一九七三年東西德各自獨立的協定後，美國電台又能得到相當的東德消息，也派記者去東德採訪，像體育競賽、會議等等。近幾年來，電台也十分注意西德方面的消息，這是由於聽衆中有許多是西柏林人，而統一德國又是西德的政策，同時，東西德無論在語言、文化傳統和血緣上都有極密切的關係，很少東德人民在西德是沒有親友的。除了經費和監管來自美國外，這家電台簡直就是一般的德國電台，連每天的節目也都由德人設計製作。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監督機構縮減爲兩個部門，相當於約六百人的德國組織，一九八〇年時，西德政府更每年撥款十倍於美國的財政補助，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時，電台中的德籍員工已達有史以來最多的人數。

今天的柏林美國電台，已不像當年對東德人民傳播西方消息時那麼重要了。現在東德人民想收聽西方廣播也不再有很大的壓力了，他們甚至能有相當的自由，選擇各西德電台，包括電視台

，以及瑞士、奧地利的廣播，英國、瑞典和其他國家在德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等等。大多數的電台都和美國電台一樣，有許多的知識性和娛樂節目，就連東德的廣播也變得有趣而多樣化了。美國電台仍然是西柏林的美國代表，以及顯示美國對東德的關心，一旦美國電台撤離柏林，便表示美國放棄監視東德的行動，但是目前它還是會繼續播出，即使聽衆人數有日漸減少的趨勢。

第三節 自由歐洲電台與自由電台 (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

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大致上說來，等於是柏林的美國電台翻版，只是規模較大些罷了。這兩個電台均成立於一九五〇年代早期，是美國冷戰武器的一部分，繼柏林美國電台之後，從事離間共黨國家的任務，所以他們也和柏林美國電台一樣，要有很精密的情報搜集系統，甚至於雇用了一批來自共黨國家的人來廣播。巧的是，這兩個電台也設在德國境內慕尼黑，一部分的行政工作及錄音設備則在紐約。

電台最初宣傳是利用許多被共黨國家放逐的自由之士，對他們被奴役的家鄉人民廣播。他們不受美國政府控制或管理，是非官方的美國外交政策機構。爲了保持本身的獨立地位，廣播中時常鼓勵美國人民勇於在傳播媒體上現身說法，使東歐和蘇俄能有朝一日擺脫共黨束縛，真正獨立自由。電台的私人董事會，就是由一些知名的美籍人士組成，讓他們監督電台業務和協助財務。但是這些都是幌子。事實上，這兩家電台都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管轄和提供經費，每年財務從

來就只佔有預算的一小部分而已。這個騙局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在一連串事件迫使中情局活動被洩露，包括和兩家電台的關係後，才被揭穿。但是中情局並不承認，直到一九七一年國會舉行一次深入調查，證實中情局確實涉足其間，並要求中情局不再插手。一九七三年，國會同意應該以國家財政支持電台每年的經費，並同時任命一個共管委員會，名爲國際廣播委員會，委員會必須向國會提出年度報告，以及製定電台年度預算，像一九八二年的預算就達九千萬到一億之譜，比美國之音少不了好多，這三家電台一直是衆人議論紛紛的目標。

一、自由的時期（一九五〇—五六）

最初，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是要將自由的訊息帶給被奴役的東歐國家和蘇俄。自由電台最早的全名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自由電台」（Radio Liberation from Bolshevism），簡稱做自由電台，正巧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前夕，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正式更名爲自由電台。其實「自由」是很難定義的，美國政府則認爲有「解放那些被共黨統治的國家」的意義。許多流亡的共黨國家人民十分懷疑這項自由政策的功效，甚至希望政治勢力不要牽入廣播之中。

當冷戰情勢不斷升高之際，電台的規模很快成長到和今天差不多的大小。自由歐洲電台一九五〇年開播時，只有一座七千五百瓦電力的發射台，一九五五年已經有二十九座，總電量超過一百萬瓦的發射台了，分別以七種語言，每天播出數小時。自由電台一開始情況就比較有利，一九五三年時有兩座一萬瓦的發射機，五年之間增至三十萬瓦；同時，語言也由一種增加爲十種。如

果共黨國家新聞界的負面反應也能代表一種測量效果方式的話，那麼這兩家電台很少不受到共黨國家批評他們消息的正確性、可信度和動機的，而他們本身在攻擊這些國家的政府時，也很少用些矯揉造作的話：

克里姆林宮的頭目們非常恐懼，在失眠的夜晚總好像有成千上萬的聲音在他們耳際呼嘯怒吼。

——自由歐洲電台一九五三年對匈牙利廣播

有些廣播則類似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例如怠工的廣播戰略計劃：

慢慢工作，每天只要做你必須做的就好了。你慢慢的做，讓工作永遠不完成，就是消極的抵抗。工作得越慢越好，並且隨時不定期罷工，努力工作對你們沒有一點好處。自由：就接近了，只要你工作越慢，自由就越接近了。

——自由歐洲電台一九五四年對捷克廣播

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之所以與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廣播，尤其是英國廣播公司，和一些美國廣播公司的心理戰電台如此相似，可能是因為現任的許多員工，在過去曾為那些電台工作過，或是熟悉當時那些電台的情形。當然，電台中工作的美籍人士和流亡自由世界的共黨人民，在意見上多少有些差距，對自由的想法各不相同，流亡的東歐人認為，美國煽動他們家鄉起來革命的目標，和他們的本意不合，有些過偏。

以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來說，就彷彿是為著西方自由的觀點而革命的，雖然幾乎沒有事實證據，能證明自由歐洲電台在革命前後，曾特別鼓動自由風氣，但是輿論指出，革命前的六

年間，廣播節目便有鼓勵革命，期待革命的意味：

我們的目標是自由，是你們的自由，我們將會達成我們的目標。

——自由歐洲電台一九五二年對捷克廣播
繼續消極的抵抗是會有結果的，不但讓政權衰弱，走上毀滅的路，還能為日後更好更民主的生活鋪路。

——自由歐洲電台一九五三年對匈牙利廣播
波蘭是第一顆果實開花之處，比匈牙利還早了四個月，人民的抵抗一點也不消極。波蘭的工人因為不滿管理不當造成的工作流動性大，和工作限制時時增加而帶來的沮喪，便發動了示威遊行，演變成暴動。

往後的幾個月，情況時時升高，蘇聯也開始有干預的行動，自由歐洲電台仍舊鼓舞波蘭人民要堅持到底，將波蘭政府施與的壓迫除去，理智的認清蘇聯干預的伎倆。

波蘭人改革成功的消息，由自由歐洲電台以各種語言播出，也引起匈牙利的震撼，但是他們的示威要和平多了，很快就被蘇俄軍隊鎮壓。當時的廣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很多小型自由電台，如雨後春筍建立在匈牙利各地，這些電台先是呼籲人民要求改革，並報導勝利的消息，但是當俄軍加入衝突中時，廣播就開始要求西方國家無論個人或團體能給予援助，甚至於武力的支持。

自由歐洲電台轉播了這些電台很多的節目，並加上對自由的鼓勵，這些點燃革命火花的工作

，並不都很具體明顯的，雖然曾經有一位播音員告訴聽衆如何利用燃燒彈去投蘇俄的坦克；另一位播音員在一份美國報紙上報導西方對匈牙利自由鬥士的支持時說：

自倫敦、巴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傳來的報導顯示，世界各地對匈牙利的關切，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之上，每一小時都有來自西方各大都市的同情表示。

革命事件之後，自由歐洲電台遭到美國和歐洲新聞界的嚴厲批評，因為由於電台一直鼓吹革命，使一場不可能有革命性改變的示威行動延長了，讓許多匈牙利人的生命安全陷入沒有必要的危險之中。調查革命期間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活動，是由西德政府、一個聯合國特別委員會和一個歐洲評議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中顯示，如果自由歐洲電台更過份渲染一些的話，便會使匈牙利聽衆信以爲真，期待西方給予革命上的援助，造成生生不息的氣候。在調查了一千名匈牙利難民後也發現，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期待著美國或西方的援助；而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則表示，他們是因爲收聽了自由歐洲電台、西方的廣播，或受西方宣傳影響而產生這種希望的。

雖然這並不是要完全判定自由歐洲電台有罪，但是引發了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強調自由的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在短時間內，自由歐洲電台的監督執行工作更週密，節目強調的是「通往西方的橋樑」，泛論自由則不再有了。

二、通往西方的橋樑（一九五七—六八）

「通往西方的橋樑」政策，意味著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並沒有放棄要促使共黨國家改變

的希望。電台就像美國政府機構一樣，他們的政策改變正能反映出政府政策的改變。「橋樑」政策之下，電台是要鼓吹和緩漸進的改革，而非激烈或個人的攻擊政府，同時還時時提醒聽眾：西歐人民所能享有相對的自由和繁榮。電台的政策決定者希望這樣能增加共黨國家經濟改革的壓力，並使他們的人民進一步和西歐國家聯繫。

從節目內容中可以看出電台政策的不同，但是大體上節目表不變，仍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節目是新聞和國際現勢，和過去相同。電台也繼續為一些特定對象服務，如農民、青年、科學家和共黨頭子。

但是有某些特殊的地區和國家，電台對他們的瞭解不多，就必須和柏林美國電台一樣，設立密集的監聽站和研究部門，從電波和印刷品上得到對象國的發展和趨勢類的新聞，尤其是一些爲人所不太知道的祕聞。但是像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的消息，就比波蘭消息要難得到的多；此外，語言是否能完全表達一件聽眾所想知道的事，也是個問題。

交叉報導在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也是非常適合「橋樑」政策的，電台建議：凡是有一個共黨國家實施內部改革妥當的話，也必定適合於其他共黨國家，因此將近有三分之二的新聞和知識性節目，都在報導共黨世界的事情。

一九六〇年代的聽眾調查研究，也有顯著的增加，尤其是自由歐洲電台。越來越多的中歐和東歐老百姓，以及蘇聯某些團體都被准許去參加西歐的科學和文化會議，甚至去那兒旅遊，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巴黎等地的訪員就藉此進行訪問，包括使用媒介的習慣，對某些事情的態度，

對他們國家經濟的看法等等，這些資料都能幫助自由歐洲電台改善其節目，使得更加符合潛在聽眾的胃口、習慣和觀點。

包括一些閱聽人研究的專家在內的許多東西歐人懷疑，在其餘隨行的同伴監視之下，訪問中所說的話未必是真心的。也有人懷疑這些訪問是不是都適合電台採用，或者是不是已經實際上附諸實行了。很明顯的，這些訪問並不能代表一種隨機抽樣，自由歐洲電台也如此承認；自由電台的大多數調查更不隨機，雖然有些研究也是訪問一些到西歐的蘇聯訪客，但是絕大多數是在難民營中進行的。

一九六〇年代所做的調查研究，都有相當的一致性。調查顯示，兩電台均收聽的人絕大多數居住在城市，教育程度較高，年齡分佈在三十到六十歲間，其中相當多的年紀輕的人，會收聽爵士音樂和流行歌曲節目。大多數人對電台信賴程度越來越高，但是相反的，也有一小部分人根本不相信電台，除非他們想聽聽謊言，讓感覺好些，才會收聽節目，而收聽的節目是以新聞和知識性節目為主。

三、這是新的冷戰嗎？（一九六八—八〇）

一九六八年，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已經能更正確的知道聽眾人數多少和組成了。同時也更曉得許多幕後消息和共黨國家新聞界對他們的反應，證實了一九五六年以後所強調的和平漸進的改革方式，已經收到宏效。東歐中歐國家，甚至連蘇俄本身，都已朝向西方邁進。

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改革突然中止，就是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再度受到蘇聯軍隊的鎮壓。但是這次自由歐洲電台因為受西方新聞界的箝制，對蘇聯的行爲並沒有太多責難，而且自從匈牙利自由運動後，電台政策的製訂和執行，就一直被嚴格控制著，甚至明文規定編輯政策。一九七〇年波蘭工人示威行動發生時，自由歐洲電台的報導就像其他西方媒介一樣，很少提出批評和建議。

一九七一年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本身有了個大轉變，參議員克利福克斯（Clifford Case）要求把電台脫離中情局，而由國會審議其預算，國務院撥發專款；尼克森政府並且還通過讓非營利團體監督電台業務，每年國會撥款補助。後來兩年，國務院確實撥發了一筆電台的基金，一九七三年，總統事務委員會研究報告中，又提議要繼續這項基金。

一九七一到七三年之間的爭論非常厲害，尤其是電台歸屬權的問題。參議員威廉·弗來德（J. William Fulbright）特別指出，不論中情局或任何機構，都不能用錢控制電台，也不容許某些私人影響電台的政策。

一九七二年弗來德還曾經請求解散電台，使其成爲冷戰的紀念。但其他許多參衆兩院議員却不贊成，當時尼克森政府也正要採取和共黨世界和談的政策，因此電台的預算也越發困難了。最後在一九七三年，終於決定由國會成立一個非營利的團體，稱做國際廣播委員會，由總統選任委員，經參議院同意任命。

在尼克森政府時代，批評蘇聯和東歐中歐國家政府始終不斷，就連水門案也會在廣播中播出

，作為比較政治的議題。

自由電台在這段期間內，對報導特殊事件尤其積極。例如沙米達（Samizdat），俄文的意思是「個人出版」，這份刊物是由一些不滿蘇聯政府政策和生活方式的人所撰寫，有詩歌、散文和其他文學作品，以手寫或打字版發行，尤其多數盛行西歐，但是要證實這些作品的真實性簡直不可能的。自由電台在一九六九年時，就平均每月播出四小時，一九七一年增至每月八十小時。通常讀的速度很慢，可以讓聽眾速記下來。事實上證明，自由電台仍舊在不斷的批評指責蘇聯政府。

國際廣播委員會設立不久，國會就想盡辦法要節約電台費用。一九七二年會計總局報告上，就建議要將兩個電台合併為一，不但可節省預算，也能使政策一致。於是自由歐洲電台在慕尼黑的大樓就重新設計並擴建，一九七五年自由電台搬入同址辦公；紐約市的兩電台辦公處也合併在一起，同時遷移到首府。

美元對馬克的匯率下跌，使得原本估計可以省下的預算反而不夠了。一九七六年會計總局考慮到這兩台的行政執行上面，認為比照一般在德的美國政府機構來看，電台薪資偏高，因此可以稍加調整，並且會計總局提議，可以把大部分的電台業務遷回美國，這樣能省下一大筆錢。會計總局更指出，國際廣播委員會和電台如兩頭馬車，造成很多限制。這份報告公布後，職員薪水調整了，委員會也聲明監督職權會更明確，唯一遭到委員會和電台反對的是遷回美國的議案。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因素並不能構成最有力的理由，同時慕尼黑在招募員工和搜集情報上確實方便得多。

了。

一九七〇年代真是非常艱難的時期，除了電台本身的問題外，還有轉播站的問題。這兩家電台在西德都各有大型發電機，但是在其他國家也必需要轉播站，當時有西班牙的自由電台，葡萄牙的自由歐洲電台，一九七二年起還有台灣的自由電台。但是當一九七六和七四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電台租約分別到期後，新政府不像過去那樣樂意續約，最後雖然同意續約，但是却有條件交換，要檢查節目內容，並不得轉播有損國家利益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總統大選期間，卡特抨擊福特政府的施政時表示：福特未能重視大眾傳播，使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受到蘇聯重大的外交攻擊。卡特深深瞭解到廣播能將人權的訊息傳播給共黨世界的人民，他承諾當他一旦當選了，會促請國會撥給必需預算金額。一九七八年以五百二十萬美元興建四座發報機，一九七九年再以九百七十萬設置另七座。

當提到支持這兩家電台時，卡特時常籲請將「資訊自由流通」，納入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最終條款中。在他所領導的政府時代，重新又開始致力於剷除電台廣播障礙的工作。自由電台從開播第一天起就不斷遭到干擾，一九六〇年代中的自由歐洲電台，對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廣播雖然已不再受阻撓，但是來自波蘭、保加利亞、捷克的阻力仍很大，即使有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簽訂最終條款後依舊如此。甚至於中歐東歐國家和蘇聯的與會代表，還以這兩家電台干預內政爲名，要求將電台逐出歐陸。

至少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蘇俄擔心有人會支持自由電台，加強其力量。因爲在美國國會的

准許之下，自由電台於一九七五年一月開始每週對立陶宛播出一次，同年三月增加為每天播出。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則在同年七月首次播出，起初也是每週一天，九月增為每日播出。雖然這三個波羅的海旁的共和國已於三十五年前併入蘇聯，但是因為西歐和美國有許多俄裔流亡人士，他們都十分團結，因此蘇聯對於一切可能危及國家統一的行動都非常敏感。

一九八〇年自由歐洲電台因為在七九年曾對羅馬尼亞播出訪問總主教的消息，而與國會發生衝突。特瑞法總主教（Archbishop Valerian Trifa）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是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名法西斯黨人，而在美國遭到驅逐出境。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對自由歐洲電台的解釋並不滿意，尤其是似乎洩露了電台內管理節目內容的情形，於是會計總局又展開了對這兩家電台的第三度調查，其報告中表示，雖然自從一九七六年調查後電台確實有了改進，但是電台和國際廣播委員會間的關係仍然有些不清。

廣播分析部（Broadcast Analysis Department, BAD）就成立了，但是却有人手不足和缺乏效能的情形，例如就沒有一個分析員能有效的審查自由電台四個廣播網的廣播稿；有的分析員要審查兩種語言，有的要審查六種。同時對於廣播稿的評估也沒有一份明白的規定，並且審核包括事前和事後，有時播出了才發現有問題，已經太遲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揭露了審查節目內容的弊端，並提出有力的證據，指出某些巧合的情況增加了監督的困難，就像俄籍希臘正教人士反基督教，適巧碰到另一個反波蘭的節目報導，就容易在波蘭情勢緊張時增加不良後果。

四、結論

雖然國會、會計總局和新聞界對這兩家電台常有微詞，但是他們却始終能在國際廣播上恪遵職守，咤哪風雲。他們結合了二十一種語言，每週播出一千小時的節目，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廣播電台。他們的廣播傳遍了共黨國家，負責的完成了神聖使命，近二十年來，娛樂節目和有關西方國家的報導增加了不少，在設備上已投下幾千萬的美元，員工也超過一千七百人，在在都顯示他們將在廣播界屹立永恆。

電台的政策和指導原則一直是個大問題，國際廣播委員會中的委員，多半是「玩票」性質，如果在國會中另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決定節目該不該播出的話，又未免太不切實際了。因爲廣播也有及時性，才能發揮其最大影響力，當重要事件發生時，在慕尼黑的電台就必須當機立斷才不會錯失時機，所以究竟要由誰來決定廣播政策，可能是永遠難以解決的問題。

因爲電台在組織上獨立於國務院和美國新聞總署之外，所以也不受官方政策或任何廣播政策的限制，雖然不太可能再發生像一九五六年對匈牙利廣播那種不負責任的情形，但是仍難保證不會和美國之音，或國家政策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九七一年以前，縱然共黨國家的國內新聞界指稱，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與中情局關係密切，但是美國政府不承認對電台有實質控制權。

包括某些國際電台在內的西方媒介，公佈了一九七一到七三年間，國會對兩家自由電台未來的爭論。從一九七七年起，這兩家電台都承認有美國政府在財政上的支持，無論電台如何宣稱他

們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聽衆很難不把他們和美國政府聯想在一起。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的言論就好像反映著美國的政策。

奇怪的是，兩家電台仍能不斷的吸引聽衆收聽，這些共黨國家本身的電台在最近三十年間已有了很大的改進，節目也生動多了，娛樂性也比過去增加，但是總有些老毛病還存在，就像有許多新聞延遲報導，或報導得不完整，甚至於不予報導。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得力於完善的情報搜集系統，所以能快速、詳細的把共黨國家中發生的事告訴人民，或分析給人民聽。這些消息有的也在英國廣播公司、美國之音等其他電台的頻道上播出，但是以東歐和俄文播出的總時數，還不及這兩家電台多。

這兩家電台都十分關心聽衆是些什麼人，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主要由於自由歐洲電台的深具說服力，而造成中歐東歐的年輕人要求改革的風潮，因此，電台的真實報導格外重要。一九七〇年代的聽衆調查研究中發現，年輕聽衆的人數減少了，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許多播音員和撰文人退休了；第二，青年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低迷氣氛瀰漫。

當電台步入第四十個年頭的時候，也遭遇到了和柏林美國電台類似的情況：共黨國家的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妥協了，他們只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無視自由世界的高生活水準和自己國家的短處。七〇年代的廣播已經力求內容和言論公正客觀，但是仍免不了一些小缺點。要樹立可信度和加以維持，不只是靠理論上談真理就夠了，更要讓聽衆相信它而樂於接受，這對於所有的國際電台都是至理名言，尤其是那些負有重大使命，要把其他國家的消息傳播給鐵幕中人民的自由電台。

第四節 中央情報局所屬的其他電台

在中央情報局所資助和管理的電台中，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遠離美國本土，是最大的兩家電台。以下還有一些電台也在中情局之下：

一、自由亞洲電台 (一九五一一—五五) (Radio Free Asia, RFA)

自由亞洲電台，是要幫助亞洲地區的共黨國家爭取自由的利器之一，但是却遠不如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的影響力大。電台的行政和節目製作總部設於舊金山，在那兒錄製節目帶，再送到亞洲和太平洋區的電台播出。在舊金山和關島也有發射台做直接播出。

電台的主要對象是中國大陸，但是却只有少數人民擁有私人的收音機，至於能收聽到短波電台的又更少了，而自由亞洲電台也不像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那樣，有完善的情報搜集系統，所以更無法有效的擔當新聞來源的職責。同時在一九五〇年代早期，許多國家和宗教團體，例如中華民國、菲律賓的遠東廣播公司等，都先後從事反共的對大陸人民廣播工作，所以也會減弱了對自由亞洲電台的需求。

二、美洲天鵝電台 (一九六〇—六七) (Radio Swan - Radio Americas)

天鵝電台類似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十分普遍的那種以軍事戰略爲目標的祕密宣傳電台，因此它必須有假身分加以掩護，同時廣播目標也是特定、有限的。它名義上屬於直布羅陀輪船公司，是一個商業電台，以賣廣告時間賺錢；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廣告時間賣出過一分鐘。電台名義上是對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西班牙語人民廣播，事實上，是對古巴的西班牙語人民廣播，在開播第一天——一九六〇年五月，就秉持著破壞卡斯楚政權，以古巴難民的力量使古巴獲得自由的宗旨，如果一旦卡斯楚政權崩潰，電台也可以功成身退了。

天鵝電台位於大天鵝島，由美國和宏都拉斯政府支持，它有五萬瓦的中波發射台，可以無阻的發訊息到達古巴北部，古巴的新聞界立即有所反應，稱它是北美帝國主義的新侵略。

電台時常攻擊卡斯楚政權，訪問在美國的古巴難民，也播出音樂，節目中還配合反卡斯楚的突襲行動而穿插密碼。當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爆發突襲事件時，天鵝電台便做如下的喊話予以鼓舞支援：

忠於革命委員會的軍隊已經在古巴帶動了全面的政變……。卡斯楚所仰仗的國民軍陣腳大亂……。古巴島上的自由軍要和你一同對抗卡斯楚的共產暴政……，任何地方一見到古巴革命主義份子就不能放過，請聽從電台的指揮，並將你的行動和電台保持聯繫。古巴人民，你們就要勝利了。

勝利並沒有如期來臨，天鵝電台仍然繼續廣播，但是在這一年中，更名爲美洲電台，後來又播出了好幾年。根據一本有關美國中情局活動的捷克書上說，一九七五年左右，這家電台又在宏

都拉斯復台了，由一群在中情局下做事的古巴流亡人士所共同經營，矢志要將共黨毒害拔除。電台擁有強大的發射台，仍舊使用過去的中短波頻道，名義上稱做宏都拉斯天鵝電台。

三、國外的祕密電台

中情局也經常設立活動的發射台，以便能立即、直接的廣播。就像一九五四年在宏都拉斯就有這麼一個電台，雖然缺乏特別證據證明中情局和電台有關，但是這個電台確實是祕密電台，對瓜地馬拉播出反共的節目。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台灣也曾設有祕密電台，目的是要激起人們對中共搞紅衛兵的普遍不滿。一九七一年寮國也成立了這種電台，爲的是要讓流亡的高棉施亞努親王在返國時，得不到熱烈的歡迎和擁戴，於是模仿施亞努的聲音，發表令人民反感的談話，以破壞其形象。

這個機構也向友好國家租借設備來傳播祕密電台的廣播。例如在一九八〇年五月，有一個自稱是伊朗（自由）之音的電台，從埃及對伊朗廣播，節目包括伊朗的流行歌曲、新聞和消息，電台稱何梅尼爲種族歧視和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斷呼籲伊朗人民奪下槍枝來爭取自由。中情局對這件事既不否認也沒有承認和它本身有關，但是其他美國官員則證實了中情局曾參與電台工作。

四、中央情報局和合法的電台

中央情報局資助廣播電台的事實中，以和合法電台的關係最缺少證據證實，因爲中情局給電

台的各種活動費用可以從帳目上除名，幾乎沒有任何線索可追查。按理來說，中情局的廣播活動和好幾家合法電台都脫不了干係，就像一九六三年二月，自由電台和北卡羅來納州沙羅特的電台簽訂了一項合約，予以播出自由電台的俄語節目，對象是那些在古巴工作的蘇俄人；那時沙羅特的電台並不瞭解中情局和自由電台有關係是很可能的事。

除此而外，就是華特李蒙電台（WRUL）了，這是全美第一家國際電台，一九三〇年代，它也是一個十分不平凡的電台，還常播出一些教育節目，這些節目有一部分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所投資。當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後，英國情報局開始利用該台部分播音時間，對被納粹控制下的歐洲國家廣播。約二十年以後，華特李蒙電台又再度為另一個情報機構做事，就像一九六〇年四月曾轉播天鵝電台一連串的訪問節目，那是以古巴流亡人士相互訪問，他們批評卡斯楚政府也都是為配合電台政策。華特李蒙不可能不知道中情局和天鵝電台的關係，但是他仍播出這樣的節目，也許他對中情局有些什麼要求吧！

第五節 結 論

中央情報局只是美國政府情報機構之一，既非最大，也非最有權力的機構。其所屬的自由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總播出時數比美國之音還多些，兩台的總預算也和美國之音差不多。柏林美國電台和美軍電台都是軍中電台，也是中情局的機構之一，但是在電台之間沒有任何協調聯繫機構。

就是在中情局裡，一個部門也不曉得另一部門在做什麼，就像有些電台是由中情局機密事務機密行動支局管轄，有些電台却可能由另一部門管轄。

爲什麼美國要有這麼多的廣播電台？這個問題很複雜，以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情局的立場來看，他們認爲美國之音不足以擔當特別任務，但是國家又有這樣的需要，所以才設置自由電台和美軍電台等等，這些電台連同其員工和有實力的幕後支持者，都必需終生從事這樣的情報工作，美國政府便能推卸「以私人電台經營政府情報」的責任。實際上却可以因此獲益，但是這麼多的電台播出不同的消息，反而使聽衆對美國政策有些困惑，進而增加聽衆不信任電台的可能性。

另外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廣播頻道過於擁擠的今天，一個國家能擁有這麼多的空中頻道，這個國家的權力到底有多大？艾力克巴魯（Erik Barnouw）就曾說過一句話：

「空中幾乎被美國的電波擠滿了。」

這時正值一九五三年自由電台開播的時期。從那時起，美國政府就一直擴張它國際廣播的勢力，但是無線電波頻道是有限的，並沒有隨之而增加，以致成了今天這樣擁擠的現象。當然，其他國家也致力於國際廣播的擴張，但是只有蘇聯在數量和服務的種類上能和美國競爭，在國際宗教電台方面，蘇聯倒是沒有一家。

第六章 英國廣播公司的國際廣播——海外服務的模範

英國廣播公司的海外服務部，已經有相當的歷史了，而且因為久負盛名，使許多聽眾深信它是國際廣播的鼻祖，但是事實上它不是，並且比第一家國際電台晚了至少五年。在起初的六年裡，英國廣播公司的海外服務完全是一種帝國式的服務，專門以大英國協的殖民地，保護國和盟邦中，那些說英語的聽眾為對象。然而隨著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興起，英國廣播公司不能不負起對中東、歐洲、拉丁美洲這些地區的人民，駁斥義大利和德國宣傳的責任。

這個新使命不是沒有代價的。在最初帝國式廣播服務時，是以每年收音機執照費收入為財務來源，節目內容則是英國廣播公司自行負責。但是自從一九三八年為了對抗義大利而在阿拉伯廣播後，就配合英國外交政策，並以其他多種語言播出，這方面的業務擴展，實在不應由英國人民來分擔，於是英國外交部表示願意支持部分財務，但是它也想參與內部的部分作業。

第一節 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廣播公司拒絕了外交部的控制，但是因為戰時的需要，除了原本英語廣播部分仍由公司

自行管理外，所新增的外語廣播交由外交部、新聞局、政治事務局和特別事務執行處管理。從這個時候起，英國廣播公司就不再能完全控制其海外廣播事業了。但是二次世界大戰也使得英國廣播公司信譽斐然，記得在一九四〇年報導挪威戰事時，還曾發生顯著的錯誤，而今這些成就實在不是一夕即成的。英國廣播公司在報導新聞上，力求正確和仔細，即使新聞不利於英國。因此才能建立報導真理的美譽。公司中的員工爲了取得正確的資料，都必須和軍事部門爭持到底，例如英國戰鬥機損失的數目等等。

許多官員斥責英國廣播公司，公布了英國損失情形的機密，但是對歐洲的人民而言，尤其是住在德國的人，因爲也同時收聽到敵方——德國的廣播，所以並沒有機密可言。雖然如此，聽衆還是會爲英國廣播公司的正直和忠於事實而感驚訝，所以當德國電台宣稱：德軍只有五架戰鬥機被擊落時，人民寧可相信英國廣播公司所報導的廿五架。這是一種使用權術的政策運用（*machievellian*），一位研究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宣傳的專家就曾說：

最藝術的宣傳就是讓人覺察不出你是在做宣傳，那麼宣傳已經成功了大半。：如果你曾在七年中完全忠實報導，萬一日後有隱瞞真情的需要，聽衆還是會信以爲真的。

但是英國廣播公司却不曾做過錯誤報導，像這種欺騙聽衆的廣播，是許多祕密電台慣用的手法。英國廣播公司擔憂的是，聽衆可能根本無法分辨真偽。戰爭期間，英國廣播公司的某些節目，就是站在同盟國家的立場報導，但是大致上來說，電台還是儘量避免真實性低，可能引起爭論，或和間諜有關的報導。

在戰爭期間，電台不只一次的和外交部發生衝突，尤其是在報導那些歐洲淪陷國家的流亡人民活動時。但是相反地，英國廣播公司和新聞局的關係却始終良好，這是因為公司的董事長約翰·雷斯（John Reith）在公司一成立擔任職位到一九三八年為止，一直大力鼓吹，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海外非英語廣播，應該由新聞局管理；這倒是個諷刺的笑話。

第二節 戰爭結束到蘇彝士危機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面臨和美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國際廣播到底要做些什麼？或許因為英國在戰前就只有一家國際廣播公司——BBC，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比美國要稍微容易一點。在一九三八年以前，電台只用英語廣播，後來陸續增加了三十六種以上的外國語廣播，大部分的節目取材自國內廣播，以原帶或翻譯後播出。

戰後的英國更面臨著極度的經濟萎縮、財政困難，有些國家議員和政府官員就認為可以從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上動腦筋，節省預算。畢竟削減海外廣播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是不會產生直接不便的。主管財務的人辯稱，英語廣播的部分可以保留，這樣就仍能維持大英帝國的聲威。其實，某些歐系語言仍然是有用的，甚至許多語文——像俄語——都應該增加，可以做為東西關係的代表。但是這些語文都被刪除了。如今，國會內外充斥著許多的國際主義人士，共產主義又不斷擴張，殖民帝國凋零，似乎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平衡。英國海外廣播雖然得以保留，但是在經費減少

之下，功能大不如前。

這並不表示來自國會、外交部等等的政府壓力也相對減少；一九五〇年代早期，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突遭預算削減，並被扣上對共產主義不夠堅定的大帽子。但是這並不表示在冷戰時，英國廣播公司是採取中立地位；相反的，它的廣播時常是激進的，令人想起二次大戰時的情形。

這個時期的許多發射台都已經露出老態，像莫斯科電台、美國之音等幾個大的國際廣播，都紛紛建造更多新的發射台，似乎已經趕上了英國廣播公司。

一九五六年，英國、法國、以色列攻擊蘇彝士運河的事件，可能是對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最嚴重的一次考驗。因為承襲長久以來的傳統，對於這次攻擊事件，英國廣播公司詳加報導，並且綜合英國一些評論的意見，忠實播出。但是當時國內反應有不少的負面看法，就像有很多人表示支持這項攻擊行動。艾登首相對廣播報導如此多的負面消息深深不滿，一個電台的高級主管就透露：艾登首相有意接收英國廣播公司。但是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英國廣播公司也還是繼續站在英國的觀點上，公正的報導。電台本身對中東的這次事件，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在電台的備忘錄上，要求電台一定要避免對政策或局勢的私見，所以都是請外面的評論家來發表意見。

包括反對黨工黨在內的許多國會議員，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應該和政府行動一致，至少要將反對政府政策的言論減少。往後幾年，海外部在國會聽證會上總是問題層出，因此預算也一直沒能獲得增加。至於外交部，是海外部預算的主要來源，也派了一名觀察員到電台，協助外交部和電台海外部之間的協調工作。

一九五〇年代，一般人咸信西歐的人民對英國已經十分瞭解而友好了，所以有意減少英國廣播公司對西歐的廣播。主要是取銷北歐和荷語廣播，保留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和葡萄牙語。一些政府特別機構和外交殖民局也都贊成這項決定。雖然在歐洲方面的廣播減少了，但是對一些非洲新興國家的廣播却開始了，像一九五七年，新增了豪撒語、索馬利語和斯華希里語廣播。一九四八年起播出的一個以英語對非洲人廣播的特別節目：西非之音，也在這個時候做更廣大的播出。直到今天，這個以英語報導新聞和特寫的節目，每天幾乎播出三個半小時。同時，也對南亞的美語聽眾每天服務十五到三十分鐘。

第三節 一九六〇年代的成長、改變和問題

一九五〇年代，英國廣播公司爲了打開英國外銷市場，已經開闢了介紹英國工商業產品和服務的廣播節目。一九六〇年代更深入的在一個叫「新發明」的節目中，每週詳細介紹三到五種對國外消費者很有用的外銷商品。

這個節目的製作人，歡迎有興趣的聽眾寫信來索取更進一步的資料，一九七七年就有一萬二千封的詢問信。同時電台節目也有助於推廣旅遊，給英國帶來不少外匯。

一九六〇年代的英國廣播公司，仍然有金錢上的問題。海外部爲了要發展長期計劃，一直在爭取五年預算的分配，但是政府却沒有完全接受。雖然預算略爲增加，却不足以擴充節目內容，

所以幾個大的國際廣播站的節目反而都減少了。對於某些方面來說，這樣是一種損失，對另一方面來講，倒也無妨。但是以整個英國看來，等於是減弱了在全世界的重要地位。外交部對國際廣播的影響力十分曖昧，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它就會命令英國廣播公司取銷希伯來語和阿爾巴尼亞語廣播，不論是爲了經濟或外交政策的理由而這麼做，總之，英國廣播公司的自主權要比政府主宰權小得多了。

鄧肯檢討委員會在一九六九年公布的調查報告中表示，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工作優異，但是却不能自主外語節目。報告中並說：英語是國際性語言，尤其是對於國際廣播基本聽衆的知識份子來說，他們也通曉英語，所以委員會也覺得對西歐和拉丁美洲的地方語言節目，可以減少，甚至刪除。這是因爲西歐的人民已經能從其本國的媒介上獲得有關英國的消息，而拉丁美洲則是英國外交政策上的次要地區。

此外，一些有問題的節目播出，也增加了英國廣播公司的困擾。例如一九六五年因爲羅德西亞自稱獨立，英國廣播公司只有在其鄰國波札那設立發射台，專門對羅德西亞廣播，攻擊史密斯政府，這些都是英國政府的意思，而非英國廣播公司的本意。節目一直播出到一九六九年，很少人認爲這樣做是對的，連電台人員在內的大部分人都覺得這種節目宣傳氣息太重，和電台的一向原則相去太遠。

更有些人指控海外部充斥著共產黨員，在一九六七到七〇年的奈及利亞內戰期間，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對這個事件的報導，也引起許多爭議。有些國會議員覺得，電台既支持聯邦，也應贊成

共和政府才對。

一九七五年，英國廣播公司再度受到國會和新聞界的批評，指摘它沒有善加監督葡萄牙語節目的廣播。這個廣播的員工中，有兩名是葡萄牙左派份子的擁護者，他們在節目中播出一些諷刺性的右派政情，海外部經理公開承認這個事實，並開除這兩名播音員，但是不少國會議員表示，仍舊需要對節目的監督工作做進一步調查。

雖然調查工作沒有真正執行，但是這個事件却暴露了多種語言廣播中，節目翻譯轉播是否妥善管理的問題。英國廣播公司歐洲節目部監督亞歷山大·李文，在一九七五年曾受命做新聞翻譯正確性的研究，結果發現正確性程度很高，但是有時却會因為疏忽，漫不經心或者想換個報導形式，而發生非常嚴重的錯誤，使得海外部不得不加緊監督，但是這個基本問題依然存在。雖然如此，這種種的瑕疵對一向講求客觀、正確的英國廣播公司來說，並不會減損它的威嚴。

第四節 一九七〇年代的財政拮据

英國廣播公司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很少不遭遇到預算問題的。一九七四年還傳說外交部要大幅削減海外部預算，英國廣播公司強烈反對，將這個消息在廣播中播出，並同時也把英國和海外人民反對削減預算的情緒，反映在廣播中。雖然削減預算並沒有實行，但是却風聲不斷，往後幾乎每年都多多少少有些傳言。事實上，海外部的預算從一九七四年的一千七百萬鎊增加到一九八

一年的五千五百萬鎊，但是通貨膨脹和英鎊對外幣比值下降的情況下，這些增加的預算也等於沒有了。

一九七七年一份調查海外英國政府事業的報告更增加電台預算的不利。這份報告由中央政策檢討參謀部執行，很同意鄧肯委員會的評鑑結果，也有同樣要削減預算的結論和理由。許多外語節目已經不合於英國的利益，而且一些國家也有了自己的傳播媒介，對英國有相當友好的瞭解和報導。除了一些政策上很重要的國家，如蘇俄、中共、阿拉伯國家外，大部分的外語節目都可以刪除了。報告中還建議，英語廣播部分也可以減少，因為北美和澳洲都接近英國文化，從它們和英國密切來往，以及報紙、影片、書本上，可以得到英國的消息。

當保守黨一九七九年再度執政後，旋即實施節儉財政的計劃，首相奈契爾夫人雖然很誇讚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的成就，但是仍然有意要刪減百分之十的預算。這樣再度引起了海外聽眾支持電台的強烈迴響，英國新聞界和輿論也同聲支持，因此刪減工作延後執行。一九八一年又被提出，外交部建議可以刪減差不多三百萬鎊的預算，規定中要刪除的外語節目有：對法國的法語廣播、對西班牙的西語廣播、對巴西的葡語廣播，以及義大利語、索馬利語、緬甸語、馬爾他語的廣播。刪除這些節目的理由和一九七七年中央政策檢討參謀部的報告相似，此外並提出一個近於交換性的條件：政府雖然刪滅了外語節目，但是會想辦法用更多錢添置新機器。首相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在衆院發表演說時有幾句話：我們認為，適當的三十三種外語廣播，要比四十種不適當的外語廣播好多了。但是，包括國會議員和廣播協會會員在內的許多人都懷疑，保守黨政府是否

會遵守諾言。

上議院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日，以八十二票對四十五票，包括九名保守黨在內的議員，要求政府再考慮刪減英國廣播公司節目的提案。雖然這個議案並沒有執行，但是電台人員却仍有些擔心，害怕八〇年代將會和七〇年代一樣，有財政上的困難。

海外部在遭遇這許多次的預算風波後，十分需要聽眾之外的其他廣大支持。英國廣播公司國內部和管理委員會，就是一個最有力的支持力量，對財政削減的提議能挺身而出加以反駁。英國的報業也頗能主持正義，以新聞、評論或批露讀者投書來頌揚海外部的成就，反對削減預算的提案。許多國會議員也很支持海外部的工作，雖然其中某些人會懷疑這樣的廣播是否對蘇聯心戰重要？是否配合英國外交政策？是否有共產黨員滲透電台中影響工作？是否電台花出的代價能收效？這種種的懷疑都總是能為其他議員所解釋，也能支持電台的立場。但是與美國之音在美國國會中的遭遇相比，英國廣播公司的問題實在不算什麼。

海外部的預算及廣播時間、節目，都是由外交與殖民地部（Foreign and Colonial Office, FCO）送交國會審查，所以兩者的關係很密切，包括討論預算和做政策簡報，英國廣播公司都必須和殖民地部一同會商。但是英國廣播公司却不遵循殖民地部的指導，殖民地部也不支持公司。英國廣播公司曾有兩次應殖民地部要求，延後節目播出：一九六七年，爲了不影響英國外相在莫斯科的會談，而把史達林的「給朋友們的一封信」延後播出。一九七五年，爲了不影響外交與殖民地部和烏干達總統阿敏會談，商討釋放一名英國犯人的事，而把一段訪問某位寫書批評阿敏的作家的節

目延後播出。

英國廣播公司時常接到國外的抗議反應，這些抗議有許多都是來自英國駐外使館。有時候大使館只是將當地官方的抗議轉告電台，有時候也會表示使館本身對電台的異議。例如一九七〇年代末，英國廣播公司對伊朗廣播中，播出一段訪問當時流亡海外的何梅尼的談話，引起伊朗政府向英國大使館抗議，指摘英國廣播公司對巴勒維王朝造成傷害。大使館便將抗議轉告給電台，但是電台的官員認為，這項抗議和新聞的正確性無關，因此仍然決定繼續播出訪問談話。

英國廣播公司既是聽從外交部的指示，也要求外交部能支持他們擴增外語廣播和發射台，但是自從蘇彝士運河事件期間，曾增建一座發射台後，外交殖民地就沒有再派一名觀察員到公司總部去。從這些事件後，英國廣播公司和外交部的關係就一直有著隔閡。

第五節 節目內容

海外部由三個廣播網組成，「歐洲廣播網」包括十七種歐語廣播，「國外網」有另外的廿二種語言，「英語廣播網」則每天廿四小時向全世界用英語廣播。此外對非洲、南亞和福克蘭群島有特定的廣播網。這些廣播網的廣播時間總和，在一九八一年平均每星期有七四〇小時，比一九七〇年的七二三小時略有增加。

節目主要是以新聞為主，由中央新聞室從一些通訊社、英國廣播公司海外特派員、監聽站，

及包括英國國內報紙雜誌在內的印刷物中選擇新聞播出。所有的新聞資料依一定的新聞格式處理、分配後，再翻譯成各種語文，儘量符合正確性，但是還是有極少的人疏忽了職責。

英國廣播公司的駐外記者，是新聞來源最重要的角色，也是和其他國際電台各顯本事的主要法寶。駐外記者通常都約有二十名左右，另外還有特約記者和隨時特派記者，這樣的陣容要比其他同實力的電台高出許多。這些駐外記者除了報導新聞外，也做一些知識性節目報導，例如：「今日世界」、「二十四小時」、「瞭望台」等等，記者們平均的報導要比其他電台更多、更詳細，用字、組句上也比其他電台的記者好，記者水準素質高，完全得力於嚴格的甄選和訓練。

除了新聞和包括新發明、報紙雜誌菁華在內的知識性節目外，還有許多娛樂節目，從熱門音樂到古典音樂，從短劇到廣播小說，包羅萬象。這些節目有些直接轉播國內網，有些則不是。就像某些戲劇節目，是由國外作家編劇，而在電台裡導播。

各類型的體育節目也一直是廣播節目的重要一部分，有許多報導型式，例如報導板球、高爾夫球、橄欖球及其他競賽的得分和精采片段，訪問世界各地的體育人物，實況轉播等等。其他國際電台很少像這樣報導如此詳盡的體育消息，英國廣播公司認為這是吸引聽衆的最好方法，尤其有許多聽衆對政治宣傳十分厭惡。此外，廣受好評的「廣播英語」節目也一直在重播，這個節目是一九三九年首次在阿拉伯廣播網播出，現在許多廣播網都提供有英語課程的節目。

海外部世界廣播網的節目是全天的，但是其他廣播網如阿拉伯語、俄語、法語、德語和西語廣播網，每天的節目內容也都十分豐富，尤其是阿語廣播網，有充沛的阿拉伯流行音樂和古典音

樂資料庫，使阿拉伯世界中其他電台都自嘆弗如，至於其他廣播網，也都有自己的資料庫，配合當地民情風俗。

世界廣播網的播音和撰稿人員，都多半來自英國本身；其他非英語廣播網的工作人員，則和公司簽訂二年到五年的合同。少部分員工想長期為公司工作，就會歸藉英國公民，但是大部分人在合約期滿後，便會回國，而由新進人員繼任其職位。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播音員和撰文都對廣播的國家十分瞭解，甚至熟悉當地的語文型式。但是所有廣播工作的管理和督導，仍由英國人負責，以能符合公司整體的政策和原則。

英國廣播公司通常有它獨特的播音風格，但是也有些節目例外，美國之音的「早餐時間」就和英國廣播電台的，大異其趣；英國廣播公司認為，像音樂、新聞、專題這些內容應該各成單元，才不致因為混雜在一個「早餐時間」中，而失去了各自的影響力。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爲了讓聽衆們都能瞭解，所以講話的速度比較慢，用字也簡明些。

很多調查研究中都發現，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不但大多數聽衆都能瞭解，而且還深得他們的信任，這有部分原因可能得歸功於英國廣播公司，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贏得的信譽，但是也能和英國在世界政壇的地位日漸式微有關，因爲聽衆會覺得英國在政局扮演次要角色，對國際大事的報導可能較正確、完全和客觀些。

電台新聞中也常報導一些英國人民生活的黑暗面，這大概也有助於建立聽衆對英國廣播公司的信賴感。此外，電台的節目多半是些輕鬆的，不使人感到威脅的，例如體育、音樂、娛樂節目

就佔了平常日子播出節目的三分之一，周末更達到二分之一強，有時甚至以英國各地方言播出，不是一般聽正統英語的人所能懂的，或者還時常現場轉播球賽實況，像這種節目怎麼會有不良企圖？

第六節 聽 衆

海外部從一九四六年起，就爲了儘可能瞭解聽衆、知道聽衆對收聽節目的想法，設立聽衆研究部，一直不斷的研究調查，工作包括籌劃、監督和分析英國廣播公司和其他國際電台，在各個國家或各種語言下的調查研究。調查通常會要求聽衆說明電台的時間和頻率，調查若和美國新聞總署合作，還進一步要聽衆指出對某個電台的信賴程度如何。在南亞、中東和西歐國家，英國廣播公司通常在收聽頻率和信賴程度上都是前幾名的，東南亞和英語系的非洲國家，英國廣播公司也很不錯，只有在南美稍微差一點。

每年出版的「英國廣播公司手冊」中都有這些聽衆調查研究的簡介，雖然簡介中並沒有提到英國廣播公司有越來越吸引一些年紀大，教育程度高，社會上較重要的份子，如老師、官員、商人、婦女的收聽，但是美國之音和其他電台都透露了這個現象。

英國廣播公司的聽衆研究中，另有一種研究方式，是由聽衆中選出一些同意對特定節目做郵寄問卷訪問的人爲固定樣本，同時也會寄問卷給那些最近寫信給電台的聽衆。這些成千的問卷從

一九四八年起就每年寄給聽衆，詢問他們對熱門音樂、新聞播報型式，以至廣播劇的反應，可以從問卷中發現收聽頻率、對播音員的喜好程度、瞭解節目內容的情形等等，雖然資料不能顯示真正科學的證據，但是也能曉得對各個節目的個別反應如何，從這一小群的樣本聽衆，可以反應大部分聽衆的情形。

聽衆研究部還做節目類型的圖書館式研究，一九七一年，就曾在奈及利亞主持一份研究計劃，研究那一種的節目內容可能不易爲當地人民瞭解。受試的奈及利亞人，先聽一段電台的標準錄音資料帶，然後問他們有關的問題，看他們瞭解的程度如何，被誤解或根本不瞭解的字就記錄下來。但是這樣的試驗以後就沒有再被採用過了，一方面因爲成本高，一方面又得不出一般性的推論，因爲某些字對某些人可能特別難懂，對其他人則不然，所以沒有辦法做出模式。

海外節目部每年也會收到三十萬到三十五萬封聽衆自動寄來的信，許多都是要求點歌的，有些是索取資料的，有些是純粹稱讚電台的，也有些是批評節目的。但是這些信大部分都不能做分析，因爲聽衆很少會註明自己的年齡、職業和教育程度等等，但是信裡面常可發現一些軼聞趣事，做爲節目內容的資料。

從電台、報社記者、各國英國使館官員處所得到的軼聞趣事，以及外國報紙對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都使英國廣播公司更瞭解它的聽衆。很多報導都指出，當今世界政壇的領袖，有許多都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忠實聽衆。海外部爲了養成聽衆的習慣收聽，尤其是那些鄉村平民，所以每個月都在地方報紙上登電台的節目時間表，也直接寄幾十萬份的節目介紹給聽衆朋友，同時還提供

一個聽友信箱節目，回答聽衆的問題。爲了鼓勵聽衆多寫信給電台，在很多國家還租用了郵政信箱，各地駐外記者和聽衆都可以以較低的郵資寄信給電台了。

第七節 技術服務

英國和美、俄、加、澳等國不同的是，幅員較小，不能享有天然資源。大國如果在不需刻意開發之下，也能因土地遼濶而廣設發射台，爲國際傳播之用。但是英國有海外屬地，以及和它早先的殖民地或保護國維持友好關係，所以英國仍然能取得有利的條件，建立了幾乎環繞地球一周的帶狀發射台。從塞浦路斯、馬紹爾、新加坡、加勒比海到亞松森群島，連同在英國本土的四十個發射台、西柏林的一座小型發射台、賴索托的一座低電力CIB發射台，以及向美國之音和加拿大國際電台交換時間或租用的北美地區發射台。因此世界上很少有地區是在英國廣播公司電波範圍之外的。某些地區至少在某個時間也能很清楚的收聽到它的廣播，甚至在歐洲、中東和南亞的大部分地區，用中波收聽和用短波是一樣清楚的。

某些發射台的建立是必須要付出相當代價的，常常因爲政治領袖或外交政策改變了，而使英國失去一些轉播的據點。有些電台是借用早先已有的電台設備，既非英國所有，也不是英國殖民地或保護國所有。有些殖民地和保護國獨立後，新政府常會不歡迎英國在他們的領土上廣播，因此電台失去了在馬耳他、馬來西亞和索馬利亞的發射台，而必須向塞浦路斯另覓台址，簽訂限制

更多的協議書。有些電台的失去是暫時的，英國廣播公司不久便可以在不遠的地區另覓一處台址，服務的聽眾群仍能和原來一樣。但是建立新設備得耗資不少，就像在加勒比海的安地瓜島上新建的電台，必須和西德電台合資營建。

英國廣播公司很願意花錢多建海外發射台，但是海外部尚未執行全部的建造計劃，要完成地方的錄音帶搜集工作和建立一個地方電台一樣，都是很吃重的工作。沒有一個國際電台會像英國廣播公司一樣，每年有成百的電台播出好幾千小時的節目，以香港廣播網來說吧，每天還要轉播九小時的世界廣播網的節目。

第八節 展 望

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部的情形在一九七〇和八〇兩個年代十分類似，語言和廣播時間有很大的改變，預算和監督管理問題上，也都不利於電台業務的發展。新近在一九八一年於阿富汗新設的電台加入了廣播陣容，在開播前的半年，對新進人員實施密集訓練，以後可能會繼續擴增設備，漸趨完善；但是光是花費上就足以造成新發射台的建造困難重重，雖然公司非常希望讓東非、南非和中國人民都能收聽清楚，也希望在香港和塞伽耳群島設發射台。

未來的節目內容可能有些更動，因為海外部節目大多由國內網轉播而來，而國內網在一九七〇年代又遭遇到許多的預算問題，可以預期未來電台的財政更加困難，所以很多節目會停播

，不可能再以同類型的節目來替代播出，而且大手筆的節目製作費也會刪減，屆時，世界廣播網自行製作的節目也必將減少。

海外部仍然會繼續承受政府削減預算的壓力，七〇年代它曾經成功的抵制這個問題，這得歸功於電台重視英國之外的公共關係，尤其一九八一年它的擁護者比往年更熱烈的支持，但是這樣的奮鬥究竟能支持多久呢？實在很難說了。英國的財政困難是緊縮預算的原因之一，但是連報紙、國會、政府中很多人都認為英國在世界政壇上的地位式微，也就等於宣告海外部的廣播應該裁減了；另一個理由是，很多國家對英國十分友善，也很瞭解英國，因此對這些國家廣播實無必要，除非是和美國或西歐的關係惡化，廣播才能加強對抗的力量。

海外部和國外殖民部一直為長短程策略而僵持不下。海外部行政主管都一直主張長程策略，殖民部却講求短程策略。以殖民部的看法，像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增加對葡萄牙的葡語廣播一樣，一九八一年希望能增加對蘇俄和土耳其的廣播時數，但是等於反應了英國的政治不安，英國廣播公司希望在閒言閒語過後再增長播出時間。雖然殖民部的立場是不管廣播有沒有用，都反對減少語言的播出，但是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好些地盤，往後還會失去更多。

英國廣播公司在報業標準要求下的公正和信度，在未來也要能接受錯誤報導和疏忽工作的挑戰。英國廣播公司從來不向外宣稱自己的報導是完全公正的；報導共黨消息一向是採取傾西方立場，比起所謂的「中立派造成的偏差」要強多了。有時第三世界國家會對電台全然西方觀點的論調提出異議，但是從廣播中實在很難看出電台是否有什麼特殊的目的或主義，不像美國之音，有

時強調反共和反蘇的言論。也許就像英國廣播公司前任幕僚海耳（Julian Hale）所說：「智利輸出銅，澳大利亞輸出羊毛，而英國是輸出誠實的消息。」這些可靠的消息可能也有利於英國貿易和旅遊事業，也可能因此而打敗了獨裁政客，並表現出英國對開發中國家的關切，但是除了貿易和旅遊外，很少政策是適合的。

海外部因為組織複雜，即使有些人說它不是國際廣播的模範也不足為奇，因為報導本來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偶然犯的過錯，也正代表公司在工作上要求專業和榮譽的結果。從電台不斷努力去摒除外界壓力的奮鬥就可以瞭解。電台的主管就會大力反對電台不需報導事不關己的重要新聞的提議。英國廣播公司引以為傲的獨立立場，却造成和國內外政府官員、議員、外交官、國內外新聞界的隔閡，然而也成就了它在國際廣播上的優異表現，為其他國際電台引為圭臬。

第七章 其他的西方廣播

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都是西方國家的廣播事業，但是它們的歷史較悠久，規模較大，成就也傑出得多。其他的電台却是各形各色，有的仍以殖民主義的方式播出，有的一直奉持著某種意識原則，有的却以私有方式廣播。這些電台的規模，從丹麥電台每天播出十二小時到西德電台每週播出八百小時，三十五種語言，只有愛爾蘭、冰島、聖馬利諾、列徹丹斯坦沒有國際廣播，以下將列舉五個電台，代表不同的西方廣播典型。

第一節 德國國際電台與德國廣播電台 (Deutsche Welle & Deutschlandfunk)

雖然德國是國際廣播的先驅之一，在一九二九年就有了一座八千瓦的短波電台，但是在一九四五年這些電台都消失了。這是因為納粹將國際廣播當作宣傳工具的一種，利用廣播從事恐嚇和欺騙的活動，散佈不實的消息，煽動破壞行動，許多國家也都曾經運用過這些同樣的手法，來達到其目的，但是不幸的是，德國是戰敗國，所有電台留下的機器設備都被佔領軍接管了。

往後的八年，德國沒有它自己的國際廣播，這是因為西德經濟蕭條，佔領軍和德國人民都懷

疑西德是不是還有什麼重要性該讓世界上的人知道的，加上戰後重建廣播網的工作是各地區負責，而非聯邦政府統籌運作，聯邦政府對廣播沒有責任，也不負管轄權。

一九四〇年代末到五〇年代初，德國開始日益迫切的想將德國現況公諸於世，聯邦政府也同時宣佈政府有必要建立國際廣播網，但是州政府却首先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開播了德國國際電台，由遴選出的一個組織管理（ARD）。

就像一九二九年德國第一家國際廣播電台一樣，德國國際電台以德語向全球廣播。一年後，每天的節目中又加入了五分鐘的英語、法語、西語、葡語，主要是向其他的歐洲人民報導新的德國消息。一九五七年，在這四種語文的廣播網中增加了德語課程的節目。一九五九年首次以歐洲語以外的語文廣播，每天多加了二十分鐘的阿語服務。同一個時候，發射台的電力也由原本一九五三年只有一座二十千瓦的發射台，一躍而成一九六〇年的數座發射台，總電力達五百千瓦。

聯邦政府也一直沒有放棄要建立一個國際電台的努力，曾多次試圖要由立法通過設立一個爲在東德和歐洲其他地方的人民服務的德語電台，將德國國際電台脫離ARD的管理，並另成立一個第二電視網。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西德國會通過了這項議案，由最高法院裁奪，認爲讓聯邦政府來建立一個第二電視網是違憲的，但是議案的其他部分可以保留。

於是新成立的德語電台：德國廣播電台和德國國際電台共存了，都由西德聯邦議會每年決定預算，內政部長負責配給。這兩家州立廣播電台都是由西德公民代表組成的管理委員會管轄。因爲委員會是每三個月舉行一次，所以平常的電台行政工作就交由電台經理負責，但是經理的選舉

罷免都由委員會任命。

不久，兩家電台都參與了政治，或許可以因組織和節目的不同，達到所謂制衡的作用，例如一家的台長如果是社會民主黨的話，另一家的副台長就必須是反對黨黨員。但是事實上，却常會發生節目不平衡或分歧的現象。

德國國際電台在一九六〇年代的預算增加相當多，這些錢很快就花在擴增其他語言廣播網和發射台的電力上。稍後，更繼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向海外發展，在盧安達、馬耳他、蒙他色納島先後建立台址，更和英國廣播公司合作，在安地瓜建發射台，還向葡萄牙租借一座發射台。在國內則建了一座二千瓩電力的發射台，加強了國外電台的轉播力。德國國際電台無論想擴增歐語或非歐洲語的廣播，海外的電台都是必要的，在一九六〇到七〇的十年間，電台已經先後增關了二十六種語言節目，這是其他電台望塵莫及的。電台經費也從少於二百萬馬克增加到了七千六百萬馬克以上，每週廣播時數也由三百一十五小時，增至五百五十小時。

同一時期的德國廣播電台，它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德語節目開播的，八年內增加了十三種歐洲語言，發射台電力也由一百千瓦增加到二千四百千瓦，廣播時數由每週五十六小時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小時，經費則在一九七〇年時達五千六百萬馬克。從預算、電力、廣播時間和語言各角度來看，西德的國際廣播已經成爲世界上的主力國際電台之一。德語廣播始終保持著一定的比例：德國廣播電台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爲德語節目，德國國際電台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這兩家電台在六〇年代急遽成長有幾個原因：聯邦政府希望能將堅決反共的消息，傳達給東

歐和蘇俄的人民；和東德的柏林國際電台對抗，尤其是對那些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廣播，希望能改變在納粹時期所塑造的德國和德國人民的印象。自從外交貿易對西德經濟日益重要後，更希望廣播能擴展或改善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因此電台較一九五〇年代更積極增加了很多類型的節目，像新聞、時事評論、音樂、西德的報業菁華、西德人民和生活的專題報導、語文課程等等，都溶入了西德的工商經濟、音樂表演、節目主持人貫穿其間，以及當地的新聞，同時還固定有體育節目。

一九七〇年代看上去和過去差不多，只是增加的其他語言廣播不多，廣播時間的增加也較少，但是技術上的發展却始終快速，像轉播站的擴增、國內發射台的建造、德國廣播電台兩座五百千瓦長波發射台的裝置。雖然兩家電台行政體系是分開的，但是却共同參與發展設計，要建造一座廣播大廈，這座建築一九七四年開始營建，德國廣播電台到一九七九年才遷入，德國國際電台在一九八一年也遷往該址。兩家電台在廣播某些歐語節目時好像也有些規律性，像德國國際電台，就是專門負責製作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節目，德國廣播電台是負責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節目，這些節目都在兩台播出。

但是事實上，兩台的任務並沒有很合理的分工。起初聯邦政府是想設立一個對歐洲，尤其是東德的德語電台，但是在德國廣播電台設立後的幾年間，已經同時用幾種歐語播音，甚至有些是德國國際電台已有的語言網。這都是因為管理德國廣播電台的辦法不夠明確，沒有清楚訂定除了德語廣播外，電台還應該有什麼其他的語言，同時德國廣播電台本身的主管人員，也想將電台

服務網擴大，增加其知名度。在技術上這兩個電台倒有些差異：德國國際電台對歐洲廣播是用短波，德國廣播電台是用中波和長波。至於在節目播出上有很多相似處：兩台都有德語課程，在新聞和特寫上，兩台都強調有關西德事件和生活情況的報導，廣播和文字上都採取嚴肅的方式。就是因爲兩台工作幾乎相同，聽衆似乎不會關心他們所收聽的是那一台，那又何必要有兩個電台同時存在呢？

德語廣播裡，兩台在節目安排上多少有些不同：德國廣播電台較注重東德消息的報導，對於其他歐洲國家則報導得比德國國際電台少些，同時德國廣播電台不太做深入報導或專題，反而音樂比例多些，約佔百分之五十五，德國國際電台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音樂大部分是西方搖滾樂或德國流行歌曲。收聽德國廣播電台很容易讓人感覺到它是西德國內的電台，以服務西德聽衆爲主。

德國國際電台在處理國際關係上比德國廣播電台保守多了，一般人都認爲，德國國際電台的某些廣播網，如德語、俄語，常常做心戰廣播，反而較少配合西德自一九六〇年代末開始強調對東歐國家，包括東德和蘇俄改善關係的外交政策，廣播中不時出現德國民主共和的口號和諷刺蘇維埃政權的言論。

德國廣播電台在冷戰方面的廣播較少，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這方面的言論。據一九七四年分析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自由電台和德國國際電台的俄語節目發現，各台對蘇俄各種消息報導的批評情形分別是：德國國際電台·1.87、英國廣播公司·1.35、美國之音·.68、自由電台

- 2.43。(德國廣播電台沒有俄語節目，所以不包括在內)。

德國國際電台前任台長史德努(Walter Steigner)在一九七五年曾試圖停播對衣索匹亞的廣播，因此這也是電台被人認為是政策保守的原因之一。德國國際電台阿比西尼亞廣播網中的新聞節目，常讓衣國政府覺得是攻擊政府，西德駐衣大使館還接獲一封匿名信，揚言要殺掉德國學校的學童，除非停止批評政府的節目。史德努知道後，就準備停掉衣國的所有節目，但為電台管理委員會以六票對五票反對這項提議。從此以後，雖然廣播照常，可是無疑使電台自我檢查更嚴格，播音比過去更謹慎、保守了。類似的事件在一九七二年史德努訪問希臘後也曾發生，德國廣播電台在這方面就自由多了，不會受到行政長官的壓力。

除了電台保守主義的問題外，電台在報導西德和其他國家時的新聞比重應該如何決定，也是令人困擾的。兩台的規範都指出，廣播應清楚表現德國的狀況，讓世人瞭解。德國國際電台還要能表現並說明德國對重大事件的立場和看法。德國廣播電台因為有五分之四的節目是德語節目，廣播又是以歐洲為範圍，所以節目中理所當然是以德國立場為主，德國國際電台每週只有三分之一時間是德語廣播，分佈全球，節目型態也應該是世界性的。

對開發中國家廣播，德國國際電台都報導德國以外的消息，但是電台駐外沒有專任記者，只有一些特約記者和簽有合同的播音員及撰文，這些人都是從當地聘請，在科隆的電台總部工作。非洲廣播網是和一些非洲電台合作製節目，有些電台還歡迎聽眾來信及點歌。至於德語和英語的對北美廣播網，是以西德消息為主，除了一些親德份子外，一般人對這樣的節目很不耐煩。尤其

在翻譯德語節目爲英語時，令人感覺很不通暢，有些資料又嫌陳舊。

前英國廣播公司行政長官蒙納罕（James Monahan）在一九七二年曾應德國國際電台邀請主持電台內部調查，他就建議電台在許多節目上應該更加國際化，他很驚訝節目裡的德國消息佔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比例，這些事情在歐洲以外的國家是很少被人談論到的。電台的主管也認爲蒙納罕的建議十分中肯，但是却始終沒有什麼改進。

德國國際電台本身有一個規模小但很有力的研究部門，德國廣播電台就沒有這樣的組織，但是兩台都能接到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所做的研究報告，由這些報告可以知道，在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德國國際電台在任何方面都不如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但是近二十年來，與這兩家起步較早的國際電台的差距縮小了很多。在東非、德國國際電台因爲電訊清晰，每天又播出一百五十分鐘斯華希里文節目，所以常常收聽率高於其他電台，但是在一些電訊收聽微弱的地方就吃虧了，這些情形在電台建立更多海外發射站後就能改善，像一九八〇年和斯里蘭卡政府簽訂合同建造了一座發射台。德國廣播電台和其他幾家在歐洲廣播的電台比較起來要好多了，據調查，英國廣播公司和德國廣播電台的法語節目聽衆，都有固定的比例，約百分之一以下，比利時的聽衆約有百分之一點五，這些節目每天都不超過三十分鐘，所以也減少了電台的影響力。

看來這兩家電台在未來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除了設備還會再擴充外。從一九七五年以來，兩台都沒有增加過任何一種語言廣播網，每週的播出時數也很少變化過。一九八〇年的德國廣播電台預算約有一億一千萬馬克，德國國際電台則超過了兩億馬克。聯邦政府和新聞界好像對電台

都漠不關心；而監督委員會又很少開會，內部常發生黨爭，削弱了它的功能。如果要改善現狀，一定得從電台內部著手，不能再有紛歧的政治干擾阻撓改革了。尤其是德國國際電台代表西德在國際事務上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更有作為。

第二節 荷蘭電台

荷蘭電台的前身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私人電台P.C.J.，它的一項永久任務是：服務說荷語的人、荷蘭公民和僑民。看來它就像一個典型的殖民電台。從一九二八年到今天，它也曾先後有一些國際性的目標，起先在P.C.J.每週播出多種語言的「快樂台」節目，由艾迪·史塔茲（Eddie Startz）主持，後來又增加了數個外語節目網，直到一九四〇年納粹佔領前為止，這個電台的成就卓越。納粹佔領後就利用電台為其宣傳，戰後旋即由荷蘭政府予以重建，一九四七年由一個獨立基金會——荷蘭廣播委員會（Radio Nederland Wereldomroep）負責管理。

電台的財政來源是來自於荷蘭人民每年繳納的執照費收入中的部分，也由此能證明荷蘭電台是絕對為人民服務的，而沒有外交部支持做外交政策的工具。荷蘭電台為了能更國際化，倒也先後增加了多種外語節目，包括英語、阿語、西語和印尼語。荷蘭電台沒有加入冷戰的陣營，所以也沒有對東歐和蘇聯廣播，而主要以荷蘭公民及僑民為對象，在荷蘭過去和目前的殖民地、阿拉伯世界、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亞非地區廣播。

早先電台只在荷蘭境內設一座發射台，後來日漸不敷使用，而且其他國際電台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所以電台才開始建立海外發射台，或直接從其他電台那兒發射電訊，孟奈爾和馬達加斯加發射台的建立，就代表荷蘭電台和第三世界接觸的開始，也是促進彼此貿易友好關係，以及協助開發中國家廣播技術和節目訓練。

一九七〇年代更增加了葡語和兩種印度語廣播，聘用更多開發中國家的幹部，與其簽訂短期合同，增加對非洲的英語廣播時間，更注重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聞報導，例如熱帶的醫學、稻米生長、牛群畜養等等，這些節目的很多資料，都是由荷蘭的大學或公立機構提供，少部分才由電台本身搜集。因為電台沒有專任記者，所以新聞由幾個通訊社提供，同時也有少數的特約記者。

一九七〇年代電台也發生了一些問題，首先是一個電台前任工作人員，在一九七四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在報上批評電台的工作，隨後就有一群大學社會系學生，對電台展開調查，指電台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適當反應社會主義哲學的精髓，同時新聞和專題的資料來源不足。因此引起了國內大眾的喧然大波，大部分的批評都十分不利。

接著又是政府帶來的困擾，從一九四七到七四年間，電台始終是靠執照費收入支持的。某些國內電台就認為這樣做很不公平，就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電台的營運收支情形，雖然報告結果十分有利，但是少數委員却懷疑電台對國家是不是很有幫助，是不是不能縮小其編制，還有人說電台對聽眾瞭解太少了。

一九七七年電台的預算終於被刪減了，不知是不是受了前兩年這些事件的影響，雖然很多政

府機關也同時被削減預算，但是人民的執照費收入並非政府財政之一，不應隨政府財政系統變更而受連帶影響。預算削減了十分之一，使得許多語言節目的廣播時間也大幅減少；刪去了中波頻道，取消了非洲語廣播網。每禮拜的廣播時間從一九七四年的四百小時減為一九七七年的二百八十小時。

削減預算的同時，荷蘭電信局向電台表示：國內的短波發射台太過陳舊，已經無法負荷了。由數名著名荷人組成的電台管理委員會，就決定在一九八四年設立一個新的高電力發射台。

未來電台的節目網和廣播時數，都不太可能增加了。但是在聽眾研究上，電台已經開始努力。首先是以固定聽眾為研究樣本，並分析聽眾來信，顯示收聽電台廣播的是一群從青年到中年皆有，相當富裕，教育程度較高，大半為男性。聽眾似乎都喜歡各類型的節目，新聞節目因為報導公正，所以普遍受到歡迎。有些聽眾還想知道荷蘭對世界大事的看法，但是也有些人認為很少有人想學荷語，所以荷蘭電台實在是多餘的。

荷蘭電台仍然以服務荷語人民為主要任務，同時也要告訴世界各地的人民，荷蘭是友善的，是最好的貿易良伴，也是文明、公正、誠信、人情味濃的國家。有時電台的節目太過嚴肅，也不及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那樣完整，但是它却一直獨立於政府之外，也從不批評或報導危機消息，在討論社會問題時也都公正客觀。它確實是以提供真實消息，從事文化交流，在友誼的精神下播出娛樂節目，來促進世界和平。

第三節 南非電台

南非是一個開發中國家，內部其實應該分爲兩個國家來看，一個是已開發的白人國家，一個是落後的黑人和亞洲人國家。經由南非電台我們所聽到的，就是白人世界的生活。

一九五〇年代早期，南非就設立了一個國際電台，但是聽衆人數非常少。南非的國內電台也很有限，只輪流以英語和非洲土話每天播出九小時，發射台是兩具二十千瓦的短波台。一九六一年國際網開始播出每天五分鐘的法語新聞，對象是新近獨立的法語非洲國家，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五年，當時新建了一座一千瓩的發射台，國際廣播才因此有快速的成長：一九六五年每週播出八十小時，一九七〇年有一百七十小時，語言包括英語、非洲土語、法語、荷語、葡語、德語和一些東非、南非語言，所有語言都每天播出，節目也大部分由國際電台自行製作，播音員和撰文都有很高的專業素質。和其他在非洲的國際大電台比較之下，南非電台毫不遜色，而且因爲送到歐洲和北美的電訊清晰，南非電台在這些地方吸引了不少當地聽衆。

因爲南非電台的聽衆形形色色，所以新聞報導既不歧視黑人，也不褻視白人，寫作和播音方式都以英國廣播電台爲模範。時事評論從不尖銳的批評政府，而採用一種和緩有趣的方式，來反應這些批評的意見。

對於一些有成就的黑人或南非團體，電台用直接訪問或以第三者介紹的方式，目的是要讓白

人和黑人相互瞭解、合作。但是自一九七一年大屠殺後，連著發生黑人被殺事件，使得電台的努力中斷；對於這些事件只有保持沈默，因為種族問題多少是受了共黨煽動的影響，所以南非政府開始採取反共政策，南非電台就反映了政府的決策。當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outh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 SWAPO）和南非發生衝突，在安哥拉邊境展開戰鬥時，南非電台正宛如美國之音在越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樣。

雖然南非電台對黑人非洲始終友善，也一直為增進種族和諧而努力，但是許多人依然非常懷疑。電台試著以率直的非洲新聞報導、體育消息、一些輕鬆的節目、批評政府政策的聽眾來信、在野人士的觀點來改變人們的懷疑態度，但是來信中尖銳批評或尤其是黑人和有色人種的激烈抗議却非常少。

南非電台的直屬上司南非廣播公司，在一九八一年從教育部移到外交和新聞部之下，一些反對黨領袖因此十分疑懼往後電視廣播，會更進一步為大多數國家主義政府所利用去做宣傳。政府對電台仍然大力支持，讓它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建了一座五百瓦的新發射台，一九八一年又開始對南美廣播。根據聽眾調查發現，在東非，南非電台和美國之音、英國廣播電台一樣擁有相當數目的聽眾，在南部非洲甚至超出兩台之上，但是在西非、西歐、北美的聽眾就很少了。事實證明，南非電台已經克服了很多人們懷疑的眼光，但是它的影響力似乎很有限。

第四節 日本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日本電台所遭遇的情況，很類似德國的國際廣播情形，因為戰前及戰時，國際廣播都是宣傳的重要武器，尤其東京電台一面鼓吹停戰，一面又煽動交戰，在同盟國中惡名昭彰，所以戰後立即為同盟國佔領。

日本國內廣播則未曾中斷，還維持著一個國家組織的型態。當一九四九年同盟國交還電台時，就由日本放送協會（NHK）接管，國會立即同意重建這個組織，於是「日本電台」就在一九五二年開播了。當時是用兩具五十瓩發射台，每天以英日語播音五小時，它的目的是要告知世界，日本真正的面目，並促進與世界上的國家相互瞭解，透過文化交流重建國際友誼。

在五年之內，日本電台發展快速，播音時間增加為三倍，增加了十四種語言，有兩座一百瓩的發射台。電台成立十年時，已經有了六座一百瓩的大發射台，另有幾座小發射台，每週以二百二十小時的播音時數，並以二十種語言向各地廣播。日本放送協會因此誇口說：日本電台的節目隨時隨地都可以收聽到。

如果日本電台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倒是所言不假。在當時，日本電台雖不是最大的一個國際電台，但是在各方面已足以和其他電台媲美了。一九五八年到六三年，電台的發展上有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九年又同時接受政府補助。日本放送協會每年的經費是人民執照費收入，日

本電視台就佔了經費大半，電台所剩無幾，但是外務大臣似乎不把電台看作是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對它漠不關心，所以在國內廣播和電視網的競爭之下，國際廣播網終於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停止成長。一九六三到六五年間只增加了三個語言廣播，每週播音二五〇小時，再增加二具一百瓦的發射台，自此以後就不再有什麼改變了，雖然在一九七九年還會向全歐葡萄牙電台（Portuguese Radio Trans Europe）租借發射台，改善對歐廣播的電訊情形。

日本電台除了外交政策和其本身組織的問題阻礙其發展外，日本人的奇怪心態也是部分原因。日本人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非常注意，因為二次大戰期間受到日人侵略行爲的影響，日人瞭解外國人會因此而誤解他們，於是不得不經由像國際廣播這種工具，來改正世人對他們的不好印象，因此電台成爲必要存在的條件，尤其是幾乎每個國家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國際廣播事業，日本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日人並不想讓電台太過龐大，在這種心態下，日本電台老而電力弱的發射台，實在不能和亞洲的其他國際電台競爭，日本人也就隨它去算了，更不必說世界其他地區了，就連負責海外發射台的日本公司（KDD）也無意將其更新。

日本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電台節目也越作越好，英日語節目已經佔去了整個日本電台節目的大半以上，新聞和知識性節目，包辦了所有節目的百分之九十。但是像緬甸語和韓語廣播，一天就只有四十五分鐘，甚至有些語言廣播一天只有三十分鐘，而且節目重複播出。電台播出的知識性節目，有許多是專題報導和新聞報導，比較重視亞洲地區所發生的事，都能以公正和客觀的方式報導。至於專題是偏重於日本文化和個人生活面。很多節目網還播出一大

家學日語」的節目，並透過每週播出一次的「工商報導」促進日本外貿發展。

日本電台的節目，許多都是在日本總台製作，再翻譯成其他語文，翻譯得還算通順。從廣播中所表現的日本社會似乎很和諧，沒有醜聞和叛亂，因為日本國內傳播媒介都儘量不報導這些令人人羞恥的事，所以日本電台也跟著這樣做，但是仍舊可以發現日本也有工業污染和文明社會的病態。

日本電台的服務對象，包括住在南美和北美西海岸的日僑，以及亞洲人。對前者都播出國內電台的節目，像輕鬆的娛樂節目、新聞、評論、專題等，著重日本的國內大事和生活情形。對後者多半播出亞洲地區的重大新聞、日本和亞洲國家的合作情形、亞洲的流行音樂、日本生活方式的特寫。

日本電台除了從聽眾來信可以瞭解這些人的屬性外，就很少從事正式的聽眾研究，但是自一九七〇年代起，開始寄了一些問卷給和電台有聯絡的聽眾，事後整理資料發現聽眾多半是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很想知道日本國內所發生的事和國家進步情形。而由美國之音等電台所做的隨機調查結果顯示，收聽日本電台的聽眾出奇的少。

如果日本電台想增加聽眾人數，一定得先加強電力和播音頻率，同時在英日語之外的其他語言節目，也應該增加播音時間，因此可能需要龐大的經費支持。但是日本政府和放送協會都無意於此，雖然許多委員會和個人都力促增加電台經費，却始終不得要領。至於日本電台的管理委員會——海外廣播計劃委員會（Overseas Broadcasting Programme Council）是由政府官員、工

商企業、外貿和外交機構選出的十三人代表組成，應該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團體，但是却流於形式。

如果政府給予更多財政上的支援，電台很可能會受政府參與的影響，日本電台的行政主管雖然常和外務大臣、國際貿易商務大臣打交道，但是這些機構却沒有直接控制電台，事實上也不值得如此去做。由於經費的原因，日本電台似乎註定是國際廣播中的二流角色。

第五節 澳洲電台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澳洲的電台所發射的電訊已經能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收到了，但是正式加入國際廣播網還是在澳大利亞參戰後的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洲之聲（Australia Calling）開播了，主要任務是以國內和特別製作的廣播節目服務澳國的海外駐軍，以及對軸心國心戰。在戰爭期間，先後增加了日、泰、印尼、緬甸等語言，對日軍和日軍佔領區的人民廣播。節目內容由新聞局和澳洲廣播委員會決定，一九四四年則由新聞局宣佈停止心戰。

戰後的電台得以繼續經營，但是更名為澳洲電台，一九五〇年再度由澳洲廣播委員會主管，一直到現在。每年由國會撥款給委員會，再由委員會將其部分經費分配電台，因此它和日本電台一樣，要和國內電視廣播網一起爭取委員會的預算，但是在發射台電力的增加和每週廣播時間上看來，比日本電台要好些。從一九五〇年的每週一百八十小時播音到一九七五年的三百八十小時

，一九八一年又回跌至三百三十小時。而電力在一九五〇年是二百七十瓩兩座發射台，一九七〇年有二座一千三百瓩發射台。

電台採用的廣播語言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多半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語言，戰爭期間更格外加強對這些地方的廣播。戰後，亞洲仍然是澳洲電台的主要對象，不過是語言網上有些增減罷了。

一九七〇年代，電台增加對南太平洋和新幾內亞的廣播網，同時也將印尼的廣播節目增加到每天九小時。一九七五年它每週的播音時間已經高達三百八十小時，但是一九七四年達爾文發射站的取銷，對電台來說却是重大的損失。在一九七五年執政黨工黨就指派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華勒委員會（Waller Committee），調查電台業務，尤其是電台未來該有些什麼需要和發展。一九七六年自由國家黨上台後，隨即也指派了另一個葛林委員會（Green Committee）對全國廣播事業做全盤檢討。

葛林委員會先完成了調查報告，它建議政府應該增加澳洲電台的預算，並讓電台的經濟來源獨立。但是澳洲廣播委員會仍然可以決定和管理電台經費，並為電台的行政監督主管。委員會還建議澳洲電台和外交外貿部應該更密切協調合作，並由外交外貿部訂定電台的政策和聽眾對象。至於華勒委員會所提的意見更詳細，認為外交部還可以派一名委員參與電台委員會的工作。國會在審查這兩份報告後，於一九七七年投票撥給電台一千餘萬澳幣，加強電台發射設備，同時重申澳洲廣播委員會有管理電台的權利。以後電台每年預算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但是和其他相同規模的國際電台比較之下，經費要少得多了。

一九八〇年澳洲廣播委員會和澳洲電訊委員會 (Australian Telecommunications) 建議澳洲電台的主要廣播對象，應該包括印尼、中共、日本、馬來西亞，以及其他的東南亞和太平洋國家。爲了加強對中共廣播，內閣還在一九八〇年撥款一百四十萬，協助電台對中共英語廣播的計劃。

其實，東南亞、中國和太平洋一直是澳洲電台的廣播目標，現在已經成爲電台的主要對象，所以在報導新聞和專題上，也儘量選擇亞洲的消息，或使亞洲人感到有興趣的澳洲消息。澳洲廣播委員會的駐外記者，就提供電台很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這些報導亞洲消息的節目，都收到許多的聽衆來信，大部分的信是要求點歌的，也有些是詢問澳洲的事情。

澳洲電台對亞洲和大洋洲的廣播動機並不難瞭解，因爲在一九六〇到七〇年代期間，澳洲都給人一種島國人民心胸狹窄的感覺，各方面都採取反亞洲的仇視態度，所以爲了要和亞洲、大洋洲的鄰邦有更親密的政經關係，就必須從廣播上著手。電台主管也有意向北美及歐洲發展，但是不管怎樣，亞洲和太平洋區是澳洲電台目前的重心。

一九七〇年代，澳洲政府似乎對電台格外關心了，外交外貿部都認爲電台對他們的工作很有幫助，但是電台並沒有因此而評論本國和亞洲、大洋洲的各國政府。

從許多的聽衆不斷來信中，也可以發現澳洲電台是非常出色而成功的。它有時會寄問卷給聽衆，但是不一定是隨機的抽樣調查。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做的調查並發現，在許多亞洲國家裡，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澳洲電台都有相同數目和類型的聽衆群。雖然澳洲電台要克服距

離較遠的問題，但是它的發射台設置優良，有很好的音樂節目，更詳細報導印尼消息，使得電台在印尼取得收聽優勢。調查中還發現，馬來西亞聽眾對澳洲電台清晰的口齒、可信的新聞報導、優秀的體育報導和節目良好的內容搭配，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澳洲電台友善、輕鬆的風格，使聽眾感覺親切而溫暖，這些政策是否外交或貿易政策所授意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它確實已改變了過去人們對澳洲的惡劣印象。

第六節 結 論

對於西方的電台，我想大致可做出幾個通則來：

一、大多數的西方國際電台最初成立，是爲了服務海外的僑民和本國公民。在二次大戰期間，已經有很多電台完全發展成了國際性電台。在戰後，這些電台有的仍繼續擴充。過去殖民式的電台有些取銷了，有些却還存在。因爲戰爭的緣故，所以不少電台在戰後立即面臨預算被削減的危機，但是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之間還是有相當的成長。冷戰、殖民國家的紛紛獨立，以及國際貿易的日形重要，更促成了國際廣播的急速成長，但是接下來的一九七〇年代，只有少數的幾家電台在擴充業務，預期一九八〇年代，國際廣播的成長大概會更少了。

二、西方電台之間彼此互相合作、協調，大部分是在技術和研究這兩方面。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德國國際電台、荷蘭電台和加拿大國際電台（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 RCI）

每年都開會討論，如何協調工作能達到最大的互惠，另外還有些電台共同使用發射台設備。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德國國際電台，更交換聽眾調查的資料，並合作進行某些研究計劃。加拿大國際電台、荷蘭電台、瑞典電台和瑞士國際電台（Swiss Radio International）交換工作心得和資訊，並有短期的人員交換。日本電台也和一些西方電台做技術交流。雖然全球都幾乎採用三、四家大通訊社的文稿，但是在節目製作和主題上却很少有合作情形。

三、少數電台仍舊從事地下活動，像美國就是始作俑者。隨後又有英、法兩國，除了英國明顯受外交部操縱外，倒也找不出證據，指出這些和政府有關的電台倒底有沒有祕密活動。

四、當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擴充廣播網時，有少數的電台起來抗議，不知這些電台是否因為沒有足夠的預算、技術、資源才提出反對意見的。

五、一些電台都致力於開發全球的聽眾市場，和其他電台交換設備，在其他地方建造發射台或和其他國家租借設備，他們都希望能網住一個地區的大多數聽眾，或是有同一特點的聽眾群。

六、幾家電台在從事調查研究，像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德國國際電台、加拿大國際電台。日本電台、澳洲電台、荷蘭電台、瑞士國際電台也都有意從事問卷調查。但是仍有不少電台依靠其他電台的資料，或僅僅做聽眾來信的內容分析。

七、外交部和政府機關在西方國際廣播上扮演了各類型的角色，有的漠不關心，有的偶爾表示注意，有的始終干預電台事務。大體上說來，西方電台都希望和政府保持距離，有的即使接受政府補助，但是仍能成功的獨立於政府之外，有的却一直生活在政府的陰影之下。

第八章 莫斯科電台以及其他的蘇俄廣播

莫斯科電台的播音範圍和發射電力的強大，是非常令人吃驚的：每天由好幾百萬瓩的發射台，向全球各地做八十種不同語言的播音。同時這個電台也是世界上國際廣播電台的元老，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已經開播了。因此，悠久的歷史培育了一群最優秀的播音員、記者和撰稿人；也有充沛的資料來源，包括來自全球各地的報刊雜誌。自二次大戰起，蘇俄成爲世界列強之一，領導共產黨的勢力，因此莫斯科電台也理所當然成爲世人矚目的焦點。有這麼許多的力量支持，莫斯科電台在國際廣播上佔盡優勢，但是它也有些大問題，讓我們慢慢來看。首先要談莫斯科電台的歷史。

蘇俄的對國外廣播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六年，蘇俄向羅馬尼亞所做的宣傳活動，但是在這次活動中，電台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小，只是戰略性的和暫時性的。一九二七年，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十週年，電台就利用短波，將外國貴賓的演講祝詞，分別向這些國家播出，但是當慶祝活動結束後，廣播也歸於沉寂。這兩次的國際廣播可能就導致了莫斯科電台的誕生。

從莫斯科電台一九二九年成立開始，它始終維持著穩定的成長，最初只有俄德法英四種語言，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十一種。早先的節目內容是以介紹革命成功的結果、蘇俄如何朝共產主義目

標前進、工農階級能獲得什麼利潤爲主，其中新聞和專題佔多數，音樂也是重要的部分。但是這些早期的節目很少是對相反的意識型態做直接攻擊的，倒是德國，常常成爲被抨擊的對象；一方面是由於那兒是馬克斯蘊育共產主義的誕生地，一方面蘇俄認爲德國會很快的併入蘇聯旗下。

納粹在德國掌權後，很快的改變了莫斯科電台的政策，因爲納粹口口聲聲把共產主義視爲仇敵，德國納粹電台（Deutsche and Sender）不斷攻擊蘇聯，直到一九三九年之間的這段時期，觸發了兩國間的廣播戰，後來才在德俄友好條約的簽訂下，平熄了戰火，兩台開始以音樂相互廣播，表示友好。

第一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九四一年二次世界大戰重啟莫斯科電台和德國電台的戰端，友好條約被德國粉碎。除了由新聞和時事評論中攻擊對方的傳統方式外，莫斯科電台還請了一位德語流利的人，稱做「艾文同志」（Comrade Ivan），專門負責監聽德國電台的德語（國內）廣播，當電台的播音員每一節播音完畢的時候，或是講到德國如何如何的時候，就順勢插入貶損或尖銳的話，原來莫斯科電台用和德國電台相同的頻率，強電力的傳送至德國，許多德國聽衆收聽艾文的聲音，竟和德國電台一樣清晰。

像英國廣播公司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作法一樣，莫斯科電台請了很多流亡難民在各歐語廣播

網播音。因為當時德國侵略了許多歐洲國家，當地的政治和勞工領袖不得不逃往國外，他們一般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人士，因此左傾的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大部分湧入了莫斯科，而其他派系的社會主義者和中立、右傾的人就投奔美英兩國。這些人分別在莫斯科電台、英國廣播公司及少部分在美國之音發動宣傳戰，爭取祖國的聽眾。

莫斯科電台在戰爭期間，致力於煽動德軍佔領區的人民起來推翻納粹，很少攻擊和蘇俄並肩作戰的同盟國。

莫斯科電台由於報導一些盟邦在怠工和避免勞工營上的成就，而加強了德軍佔領區和德國境內人民的反共決心，同時電台也常訪問被俘的德軍，報導軸心國彼此間的不和。

莫斯科電台的德語廣播在同盟國間引起很大的迴響，但是也同時受到納粹政府的威脅。戰爭期間它對英美兩國人民的影響却不太大；一方面因為蘇聯在戰事中扮演的角色很難取信於英美，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讓蘇聯難以解釋。

第二節 冷 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莫斯科電台並不像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電台一樣，也隨著大幅削減廣播節目時間，相反的，所有共黨國家的國際廣播活動更加頻繁了。就像蘇聯，它協助許多中歐、東歐的人民共和國建立起自己的國際廣播網。因為這些新興電台是受莫斯科電台的監督，所以其

實也可視爲是莫斯科電台的附屬小電台。

戰後的莫斯科電台和戰時一樣，繼續維持多種語言廣播；歐洲、南北美洲、中東和亞洲某些地區都仍舊是它的廣播對象。英語廣播在它一天的全球廣播網中，有相當吃重的份量，但是每個地區的廣播網都有自己的播音員和工作人員，這些人通常都是居住在當地，甚至是當地的公民，他們都能說很流利的英語，對當地的生活狀況也相當瞭解。莫斯科電台這麼重視英語廣播，顯示蘇聯爲了要將勢力伸入世界上的先進國家，必定視英語廣播爲必要手段。

一九四〇年代晚期開始出現冷戰的緊張情勢，一九五〇年因爲韓戰的開始而升高。莫斯科電台不斷報導蘇聯的生活素質和文化如何優異，美國因爲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而成爲電台攻擊的首要對象。它運用類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廣播手法，隱約透露著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領袖誤導他們的人民。

而且由於一九五〇年代早期，蘇聯採取個人崇拜政策，因此許多莫斯科電台的報導都替史達林加上了英雄色彩。

一九五〇年代中的莫斯科電台英語廣播，似乎就可以從上述的一些例子中發現它太過形式化，這可能是因爲電台的中央單位，在製作節目時本身就非常嚴肅刻板，而又不允許翻譯人員在翻譯成其他語言時有太大的偏差，所以縱然有優秀的翻譯人員，但是聽起來這些節目却非常無聊。

一九五〇年代末，最起碼在北美的廣播網有了顯著的改變，節目中開始用口語化短句和俚語，阿達馬夫這位播音員就是個例子，尤其在每週播出一次的「莫斯科信箱」中，更是注重口語化

。這個節目是專門回答聽衆的來信，電台非常謹慎而小心的回答問題，和留意處理問題的方式，節目中的三個主持人會常常相互詰問對方及表達不同的看法，而且這些問題有輕有重，安排得宜，但是結論總是避重就輕。三個節目主持人的方式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就取消了，由阿達馬夫獨挑大樑。

第三節 莫斯科電台的野心

一九六〇年代，莫斯科電台大幅增加對非洲廣播，其中有很多非洲土語是極少爲其他幾個國際廣播所採用的，大多數是南非蠻荒地區的土著部落的土語。同時因爲中共和蘇聯失和，印度也格外受到莫斯科電台的眷顧。莫斯科電台的急遽大轉變，還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當中共蘇俄各行其道之際，從廣播的型態上就可以察覺兩國的不睦，莫斯科電台和北平電台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向彼此廣播，尤其莫斯科電台的國語廣播，在一九六七年到七八年間，僅次於俄語廣播時間。

以這麼多的語言向這麼多地區廣播，可以洞悉蘇聯有意影響這些地方的輿論，因此南美和印度也都是蘇聯的目標之一。除此之外，廣播的時數也可以表示蘇聯的企圖，像非洲撒哈拉地區，在一九五六年前根本沒有莫斯科電台的廣播，但是從一九六〇年起，每週有四十小時的廣播，到一九七〇年增爲每週一百六十五小時，到目前增加速度減慢下來，每週也有一百七十小時。比較

之下，中東的非阿拉伯地方，在一九五〇年代時很顯然的是蘇聯的廣播對象，一九六〇年代沒有多大改變，往後也一直是在每週一百五十八小時到一百六十五小時之間，北美的廣播網也一直保持著固定高時數的廣播。而南美和東南亞地區在這三十年間倒是增加了三、四倍之多，至於西歐曾一度廣播時間減少到一百八十六小時，後來又再次增加，這似乎和蘇聯與西歐諸國的關係曾一度緩和有關。

一九七〇年代，莫斯科電台和其他國家電台一樣，除了大量增加對葡萄牙的葡語廣播外，其他的語言網和播音時間都沒有太大的改變。一九七八年，莫斯科電台將現有的英語廣播網和世界上不同地區的部分廣播網，合併稱為全球廣播網。七九年底，由於俄軍進駐阿富汗，莫斯科電台也隨之大幅增加對阿國的廣播，同時與俄境塔吉克省的杜三鼻電台，每週對阿富汗播音六十小時。

第四節 節目內容

莫斯科電台爲了吸引廣大地區的潛在聽衆收聽，所以節目內容設計多樣化。新聞和時事評論佔多數，其中新聞包括報導蘇聯本身的事件，一些有關東歐中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消息，以及兩三件開發中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事。莫斯科電台因爲有塔斯社和諾瓦斯提派駐全球的記者提供資料，又向全球各地的主要報紙和雜誌訂購航空版，因此莫斯科電台能夠獲得最快速的消息，有時還直接引用這些西方媒介的報導。但是一些事關重要的敏感新聞，如蘇俄頭子生病或蘇俄飛機墜

毀，常會延遲數小時甚至數天才播出，或是輕描淡寫略略帶過。駐外記者的現場採訪轉播從未有過，倒是常常由播音員當劇本來宣讀。

音樂是節目中最突出的部分，有些是純音樂的節目，像「點歌時間」、「莫斯科的音樂」等等，有些則是將音樂貫穿新聞和評論的前後時段，約有半個鐘頭。這些音樂多半是俄國音樂，來自各共和國，能表現蘇聯的幅員廣濶，多民族性和完整統一，但是介紹音樂的作曲人、作詞人、演唱者和出處都十分簡短，更時常只放音樂而沒有說明，或是攔腰截斷。

大部分的節目網中都播出相當多的有關蘇聯人民生活的報導或專題，這些節目有的長達十五分鐘，有的較短些，偶爾還訪問蘇聯人民和外籍人士，但是像戲劇、體育報導、廣播小說却很少播出。

莫斯科電台其他小的廣播網，每天只播出三十分鐘節目的電台，則主要是些新聞、時事評論和國際現勢節目，幾乎全是以嚴肅的態度來討論時事。這些播音員完全由當地延聘而來，也包括在莫斯科唸大學的外籍學生。

雖然為配合莫斯科電台的各地廣播網，而有很多類型的節目，但是播音的語調上却很少變化，唯一例外的是對英美的廣播網，播音員都以自然親切、無拘無束的態度和聽眾談話，有的甚至還帶有當地的鄉音。由於俄人天性較嚴肅，因此也較喜愛傳統的廣播型式，而美國人言談無拘無束，也自然會流露於廣播播音之中。

莫斯科電台的嚴肅播音型式，也可能是受到電台廣播對象的影響。因為電台的每一個節目都

具有多種目的，要讓聽眾改變意識型態、思想信仰，又要攻擊批評對方國家的內部弱點，還得顯示自己沒有任何不良企圖，博取聽眾的信任，因此在身負多重使命之下，電台的節目自然輕鬆不起來了。

聽久了莫斯科電台的節目，你會發現它一直標榜著一些信條，其一是：工人和農人是蘇維埃和所有真正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堅份子。

除此之外，它還強調青年和婦女在蘇聯的重要性；蘇聯經濟的強大；蘇聯渴望和平，但是對戰爭有能力做防衛行動；蘇聯文化的博大精深；外國觀察員和訪客對蘇聯的崇敬；世界共產化是和平的必要手段，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意圖，以及他們力量的逐漸沒落等等，很少有新聞報導或專題是不會提到上述這些主題的。

莫斯科電台一直不斷重覆這些教條，聽眾都能預期在那些節目裡會講那些話。有些播音員，像阿達馬夫比較不受這些教條的拘束，在節目中也較少談到這些，能口語化和聽眾溝通。但是大多數的播音員沒有足夠的技巧，很容易讓一些不是完全信任馬克斯主義的聽眾生厭。

第五節 聽眾

和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比較起來，莫斯科電台很少做正式的聽眾調查，這是因為蘇聯不相信調查研究，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尤其他們認為人民和國家是同質的，也沒有必要去調查

。但是莫斯科電台非常重視聽衆來信，它要求聽衆對電台的節目提供建議，並保證對聽衆的問題一定予以解答，同時也可以來信要求點歌，凡是來信而且要求收信回條的，電台也會一一寄去。甚至有時電台會請聽衆回答幾個簡單的問題，以紀念郵票、唱片、錄音帶，或邀請赴俄旅遊爲報酬。

莫斯科電台以這麼多的方法要求聽衆來信，可以預期每年的來信總數大概十分可觀。但是電台却很少透露正確的數字。一九八一年五月在一個節目中倒曾表示：在去年一年中，他們收到了三十萬封的聽衆來信或明信片。電台也從不透露聽衆的特性和分佈，以及他們對電台節目的意見。只在點歌或答覆問題時會公布聽衆的姓名、住址，但是也因此發現寫信的聽衆常常是同樣幾個人。電台也用猜謎等獎勵方式要聽衆寫信去，並摘錄許多封聽衆來信中的片段在節目中播出。

莫斯科電台也委託塔斯社和諾瓦斯提的駐外記者，就他們所聽到的一些有關收訊清晰與否，聽衆對節目反應等等，轉達給電台，但是很少駐外記者是真正認真替電台搜集資料的。

莫斯科電台本身很少做聽衆調查，其他幾個國際電台倒曾經做過有關莫斯科電台的聽衆人數、組成及電台可信度方面的研究。

但是這些資料却十分零碎，有效性也值得商榷，因爲若是一旦被受試者發現到了西方電台調查的動機，很可能以後這些聽衆就不會再收聽莫斯科電台了。因此在小心翼翼求證之下，發現莫斯科電台的聽衆人數普遍比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一些地區性的國際大電台少。在許多國家裡，聽衆大半是大學生，但是人數僅及美國之音、英國廣播電台大學生聽衆的四分之一，至於東

歐國家的聽衆，大部分是初、中級教育的人。這些聽衆當中，很少有人是每星期固定收聽一次以上莫斯科電台節目的，而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聽衆中，百分之二十以上每星期會收聽三、四次的電台節目。而兩台在可信度上，也往往高於莫斯科電台。

但是這些統計數字並不表示莫斯科電台的聽衆很少，也不值得注意及重視，聽衆也並非完全不信任電台的節目和報導。這只能表示莫斯科電台在這些方面比它的主要對手要差些，因為其實莫斯科電台的廣播，範圍大於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所以聽衆也自然不同於這兩家電台。莫斯科電台始終配合著蘇聯的宣傳政策，它服務的對象都是那些認同共產主義是世界最終結果的人，這些人爲數當然也不會太多了。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前社會學者康納·史密斯（Donald D. Smith），曾對莫斯科電台的可信度，做了一項十分特別的研究，結果發現，只要人們一旦有機會收聽莫斯科電台的節目，他們會出人意料的很附和電台的說法。史密斯讓一百二十二名大學生收聽莫斯科電台的節目兩個半月，在收聽前後都測驗學生對莫斯科電台和蘇聯的態度，結果發現在收聽廣播後，學生普遍都改變了對莫斯科電台和蘇聯的態度。

莫斯科電台可能的最大障礙，使它不很受歡迎的理由是，許多人都不知道有莫斯科電台的存在，或者不知道莫斯科電台除了俄語外，也有許多其他語言的廣播網。莫斯科電台有時也會在地方報紙上做廣告，但是除了自我宣傳外，似乎沒有其他的幫助。教條式的廣播型式，老是重覆講那幾個主題，以及單向的溝通，都是減少它對聽衆吸引力的原因。

第六節 技術與服務

莫斯科電台因爲蘇俄幅員遼闊，因此可以在國境內的許多地點設置發射站，對不同的地區廣播，比起其他的國際電台來，在地理上確實佔盡優勢。總電力達好幾千瓩的幾十座發射台，散佈在蘇俄境內的東、南、中、西部，撒哈拉沙漠地區和南美洲是唯一的兩個地區，不能收到清晰的電訊的，但是南美洲已於一九七九年，由哈瓦那電台直接轉播莫斯科電台世界廣播網的節目。

除了哈瓦那電台外，莫斯科電台幾乎沒有委託任何其他電台轉播節目，只有在保加利亞設了一些轉播站，以便能讓西歐和中東的人民收聽，莫斯科電台所以如此避免多設轉播站，一方面認爲無此必要，一方面不信任國外電台的轉播。

像其他幾個大的國際電台一樣，莫斯科電台也擁有許多波段，以便能對主要廣播國家廣播，例如對中共廣播就有二十五個波段，對北美有十四個波段，歐洲的部分地方、中東和亞洲都能同時以中波和短波收聽莫斯科電台的節目，每當電台要轉換一個波段時，就會先通知聽衆。

莫斯科電台也把節目中一些有關蘇俄文化的內容製成錄音帶，供全世界各廣播電台播放，有時是應其他電台的要求，莫斯科電台提供這些資料，但是大多數是莫斯科電台主動要求的。這些錄音帶資料雖然偏重文化性，有時却更強調知識性的時事。

第七節 展 望

一九七〇年代，莫斯科電台無論節目播出時間或語文廣播網方面，成長的速率已經緩和下來，只有在七九年時，因為阿富汗事件而突有增加，這個成長減慢的原因，可能是預算問題；但是七〇年代的蘇俄經濟轉變為消費導向，莫斯科電台的經費在國家預算上只佔很小的比例。也有可能是由於共黨中央委員會認為，莫斯科電台在功效上已經達到最高限了，所以無須再擴充發展。另一個比較不太可能的理由是，廣播電視委員會想將更多的整體預算投資在國內廣播上，所以必須限制莫斯科電台的發展。

看來一九八〇年代的莫斯科電台不太可能在節目政策上有重大的轉變，倒是播音型態方面更會朝向口語化和自我批評，但是大幅的改變是斷無可能的。對俄國人來說，要他們對外表現灑脫和不拘形式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們國內電台都是刻板嚴肅的。俄人也很少批評他們自己的社會，尤其在外人面前，更不會批評自己的政府。這表示莫斯科電台在報導有關蘇聯的問題或節目時，仍舊和往常一樣，不會做任何批評，而是高度的歌功頌德，不管人們對它是信任或懷疑。

至於節目時間安排上和節目內容的型式，都不會有什麼調整，就像北美廣播網，自一九六〇年開播起，三十年間的節目時間看來幾乎完全一樣，內容也一直是新聞和評論，以及類似介紹共產主義的專題，此外就是科學和機械方面的節目，莫斯科信箱和體育實況轉播。這大概是因為電

台的主管很滿意目前這種節目型態，不願意攪亂它，或是因為俄人天性不願改變固有的社會傳統，所以連帶也不願意改變電台的組織和作業。總之，莫斯科電台過去和未來的模式都將是大同小異的。

第八節 其他的蘇俄電台

蘇聯的國際廣播分爲三個型態：一是由蘇聯各共和國所分轄的各個電台，二是莫斯科電台，名義上由一個公共機關管理，三是祕密電台。這三種電台都各有各的特殊任務，相互協調，共同爲蘇聯國際廣播工作。

一、共和國電台

共和國電台通常是輔助莫斯科電台，報導能加強共產主義和蘇聯力量的有利消息，有時也會批評其他的意識型態和思想。這些電台也能反映出各共和國自傳統以來的顯著歧異，而非一般聽衆所籠統認爲的俄羅斯，因此在充滿地方色彩的節目中，也常能聽到輕鬆和娛樂性的，只是在國家主題的大前題下，這些地方性大部分都被掩埋了。

但是共和國電台的電波不强，所以收訊微弱不清，同時說話誇張，過份嚴肅，使得廣播效果並不好。倒是壯大了蘇俄廣播的聲勢，因爲這九個共和國的電台對國外廣播，每週約有三百一十

五小時，共用十七種語言，數目驚人。

二、和平進步電台 (Radio Peace and Progress)

和平進步電台的另一個名稱是「蘇俄輿論之聲」(The Voice of Soviet Public Opinion)。它是在一九六四年開播的，加入莫斯科和北平的廣播戰，不久就快速成長了起來，也擴大了服務範圍和節目內容。依法它是由蘇俄一個公共團體所管理，目的是要促進國際間的瞭解和信任。它和莫斯科電台共用發射站和一部分的播音員，在十一種語言廣播中，以華語最多，其次是英語，每週約有一百六十小時，向北美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區廣播。

因為和平進步電台和莫斯科電台共用發射台和播音員，那麼聽眾是否除了電台名稱外，也能分辨二者的差別呢？這倒是十分容易的，因為和平進步電台的節目，一直是以批評中共頭子和西方政權的罪惡為主題。

電台也播出一些支持獨立運動和新近獨立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消息。由於電台極力強調否定論，大概只有絕對支持蘇聯看法的人，才會喜歡收聽這種千篇一律的節目。而且電台時常重覆播出一些節目，因此縱然有人收聽，也不會超過半個鐘頭的。

三、祕密電台

祕密電台通常都是對流亡的俄人廣播，像自由西班牙電台 (Radio Free Spain) 從一九四一

年開播到一九七七年，但是大多數的祕密電台都很短暫，開開關關，隨著蘇俄和對方國家的關係而時大時小，伊朗和希臘就斷斷續續的一直有這樣的電台存在。大部分祕密電台的發射設備和地點，都是在東歐和中歐的國家，雖然我們並不知道電台的確實地點在那兒，但是可以測量得到這些電台就在這些廣播目標國家的境內或附近，而且電台也表示可以為當地的革命行動立即支援及打氣，節目中始終是隱含著煽動人民革命的口氣。

馬來西亞人民之聲（Voice of the People of Malaysia）、我們的電台（Our Radio）、火種（Sparks）這幾個祕密電台倒是較少談論革命的事。

祕密電台不全都是分佈在蘇聯國境內，也有很多是設在當地，由伊朗人、土耳其人、馬來西亞人、中國人和親俄的共黨份子主持，受莫斯科的直接管理指揮。

祕密電台的聽眾有兩類：一類是當地認同蘇聯思想的人，希望由電台中得到一點指引，例如電台播出的口號等等，另一類人希望由廣播中獲得一些內政外交政策改變的線索。

祕密電台在蘇俄的國際廣播上，扮演一個很明確但是也很有限的戰略性角色，不論節目型式和播音方面和其他的國際電台極不相同。由於波段有限和播音時間不長，都會阻礙電台的廣播效果。但是如果它一直要保持著祕密的身分不為人發覺，就不能同時利用好幾個頻道，連續播音數小時。針對這點，自由西班牙電台倒是個例外，每天最少播出三十分鐘，平均一星期有八十個小時。聽眾若想收聽祕密電台的節目，一定得有個時間準確的錶、收音機和良好的天候。

以上三種電台每週合計播出時間超過五百小時，它們都是在外交指導原則下從事特殊任務，

工作相互不重覆，是莫斯科電台的輔助電台。從它們的工作情況，可以間接洞悉蘇聯的外交政策。